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89
15

15



文庫11
D 289
15

元書卷七十八

邵陽曾廉撰

許有壬蓋苗亦憐真班呂思誠朵兒直班烏古孫良楨賈魯成遵
列傳第五十三

許有壬字可用彰德湯陰人也幼警悟嘗閱衡州淨居院碑文近
千言一覽輒背誦無遺延祐二年成進士授同知遼州事會關中
有警鄰州聽民出避棄嬰孩滿道有壬獨閉城堅守卒獲無虞州
有追逮不許胥隸至村疇惟給信牌令執里役者呼之民安而事
集英宗時遷吏部主事拜南臺監察御史勢官豪家虎而冠者悉
禽治之部內肅然召爲中臺御史南坡變作賊臣鐵失遣人封府
庫封百官印有壬卽急告中丞董守庸守庸謂宮禁事非所當問
有壬卽疏劾守庸黨賊臣罪俟泰定帝發上都上之及帝至京師

元書

卷七十八

許有壬等傳

有王復言鐵木迭兒子鎖南與聞大逆乞正典刑其兄弟宜勿令出入宮禁中書平章政事王毅右丞高昉橫擢奪爵而四川平章政事趙世延受禍尤慘皆請雪冤復職又言鐵失女弟勿命汗染宮闈繼又上正始十事一曰輔翼太子宜先訓導二曰遴選長官宜先培養三曰通籍宮禁宜別貴賤四曰欲謹兵權宜削兼領五曰武備廢弛宜加修飭六曰賊臣妻妾宜禁勢官徵索七曰前赦權以止變宜再詔以正名八曰鐵木迭兒諸子宜籍沒以懲惡九曰考驗經費以減民賦十曰擗節浮蠹以紓國用帝多從之泰定元年初立詹事院選爲中議改左司員外郎國學舊法每以積分次第貢以出官執政用監丞張起巖議欲改擇德行有王曰積分雖未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士若德行名固佳誠恐皆厚貌深情專事外飾或懵不能識丁矣議遂寢轉右司郎中有王每遇公

議必屢爭得失迅掃積滯案無留牘都事宋本退語人曰此貞觀開元閒議事也天祗閒擢兩淮都轉運鹽使悉祛宿弊元統二年拜治書侍御史累拜參知政事詔議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有王曰皇上於皇太后母子也若號太皇太后則爲孫矣且今封贈祖父母降於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豈所謂尊之者耶弗聽後至元元年平章政事徹里帖木兒議損太廟四祭爲一又奏罷進士科太師伯顏心鄙夷漢法實主其議御史呂思誠等列徹里帖木兒罪狀劾之帝遂不允有王至中書爭之伯顏曰汝風御史言徹里帖木兒耶有王曰太師擢徹里帖木兒居中書御史不畏太師而聽有王豈有王權重於太師乎伯顏意解有王曰科舉若罷天下人才觖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賤敗又有假蒙古色目名者有王曰科

舉未行時臺中亦多贓罰豈出於舉子乎舉子不可謂無過然較之於彼則少矣伯顏曰科舉雖罷士子欲求美衣食者皆能自向學豈有不至大官者耶有壬曰士豈以衣食爲事志在治平耳伯顏曰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古人立賢無方科舉取人豈不愈於通事知印出身乎今歲自白身補官受宣者七十三人而科舉僅三十餘人太師試思之科舉於選法果相妨耶伯顏心亦然之而其議已定乃爲溫言以慰有壬翌日崇天門宣詔罷科舉特令有壬爲班首以折辱之有壬以爲大恥遂移疾不出帝彊起之廷議又欲行古剗法及立行樞密院禁漢人南人學蒙古畏吾兒書有壬以爲不可遂止旣而長蘆韓公溥以家藏兵器遂起大獄誅連臺省多以贓聞獨無有壬名由是眾益忌之有壬度不可留遂歸彰德徐南游湘漢閒六年召仍參知政事至正元年進左丞

丞相脫脫主開金口河有壬非之語在河渠志先是有壬父熙載官長沙設義學訓諸生旣沒而諸生思之爲立東岡書院朝廷爲之賜額設官南臺御史木八剌沙緣眦睚言書院不當立竝構蠆有壬有壬稱疾歸命爲江浙左丞復召爲翰林學士皆辭御史累章辯其誣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五年拜御史中丞賜白玉帶御衣復辭以疾十二年盜起河南聲撼河朔有壬畫備禦之策十五條以授郡將民藉以安明年起爲河南左丞朝廷遣將出征環河南境連營以百數芻餉皆仰給之有壬從容集事若平時十五年遷樞密副使復爲左丞有壬力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惟好子女玉帛而無鬪志遂倡招降之策賊所以益橫也時不以爲然有僧自高郵來言張士誠乞降眾大喜有壬獨意其妄召詰之語果塞改集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十七年請老

許之祿之終身二十四年薨年七十有八有壬歷事七朝垂五十年當權臣恣睢時稍忤意輒誅竄隨之有壬力辯不知有死生爲文雄渾閩雋有集見藝文志諡曰文忠徹里帖木兒阿魯溫氏亦曰阿兒渾氏爲西域大族以祖父功早備宿衛擢中書直省舍人遂拜監察御史丞相鐵本迭兒用事道路側目徹里帖木兒抗言其姦鐵本迭兒欲中傷之會山東水鹽課大損特除山東轉運副使甫浹旬而課足召爲刑部尙書豪右憚之不敢犯法而冤獄皆脫免天祿二年拜右丞尋出平章河南政事黃河清有司以爲瑞請聞於朝徹里帖木兒曰臣忠子孝天下治百姓安則誠瑞也河清何爲哉歲大飢徹里帖木兒將振之其屬言當使縣上府府上省然後以聞徹里帖木兒曰此有司苟以避禍也奈何拘焉夫民飢死者已眾若往復數月民存無幾矣卽大發倉廩振之乃請專

擅之罪文宗聞而大悅賜以龍衣上尊至順元年命知行樞密院總兵擊伯忽於雲南徹里帖木兒治軍有紀律所過秋毫無犯事平賞賚甚厚悉分頒將士師旋囊裝惟巾櫛而已除留守上都上都官買貨多不卽酬直以故商旅不得歸有飢寒死者徹里帖木兒爲之請詔出鈔四百萬貫償之遷江浙平章政事以嚴厲爲政部內肅然召拜御史中丞風紀大振及爲平章政事遂以罷科舉事見疾於眾已而伯顏亦惡其執臺官益共劾之遂貶置南安人皆快之然徹里帖木兒爲人清彊居官大著風槩國人鮮能及之竟死貶所御史也先帖木兒爲請封贈諡號事不行當泰定初有王論列逆黨康里巉巉八哈石實與同進八哈石與有壬同年登第始判固安州州有劉奉益嘗聚羣不逞椎埋焚剽八哈石發之反肆誣構經京師訊辯卒置益於法強暴斂迹又築隄堰三百里

河以不害歷秘書著作監察御史戶部員外郎出僉浙西廉訪司
移湖北又移山北舟抵淮安卒入哈石又以知兵名省臣嘗薦其
可任邊事入哈石以父名勸馬刺丁遂姓丁氏幹端人也

蓋苗字耘夫大名元城人也幼好學善記誦延祐五年成進士授
單州判官累擢南臺監察御史建言嚴武備以備不虞簡兵卒以
壯國勢全功臣以隆大體惜官爵以清銓選攷實行以抑奔競明
賞罰以杜姦欺計利害以孚民情去民賊以崇禮節皆切時務天
祿初文宗以建康潛邸爲大龍翔集慶寺務窮壯麗毀民居七十
餘家仍以御史大夫督其役苗上封事曰臣聞使民以時使臣以
禮自古未有不由斯道而致隆平者也陛下龍潛建康居民困於
供給幸而復覩今日之運昔漢高帝興於豐沛爲復兩縣光武中
興南陽免稅二年此亦百姓跂足舉首以望非常之恩之時也今

奪農時以勸佛寺又廢民居使之家破產蕩佛以慈悲爲心方便
爲教臣竊謂此亦非佛氏意也臺臣職專糾察表正百司今乃委
以修繕之役又豈禮哉文宗雖不用其言然甚賞異之入爲監察
御史駕幸護國仁王寺泛舟玉泉苗進曰今頻年不登邊隅不靖
正當恐懼脩省何暇逸豫以臨不測之淵乎帝遂卽日還宮賜以
對衣上尊臺臣擬苗僉淮東肅政廉訪司事以聞帝曰仍留苗御
史朕欲聞其讜言也旋以憂去服闋除太禧宗禋院都事中書檄
苗行視河道還言河口淤塞今苟不治後必爲中原大患都水監
以爲難遂不施功出知亳州修學宮完州廡豪強皆畏其威至正
二年累擢御史臺都事御史大夫欲以故人居言路苗曰非其才
也大夫不悅而起其晚邀至私第以謝人兩賢之復出爲山東肅
政廉訪副使益都淄萊地舊稱產金朝廷建一府六所綜其事民

元書 卷七十八 五
歲買金以輸官至是六十年矣猾吏爲奸利輒謂民居有金礦掘地及泉而後止苗建言罷之累遷刑部尚書初盜殺河南省憲官延坐五百餘家已有詔罪止首惡餘從原宥而宰臣追復欲盡誅戮苗堅持不可御史趣具獄苗曰肆赦復殺在法所無御史獨宜劾苗其敢累朝廷之寬仁乎卒用苗議又出爲山東肅政廉訪使歲飢有司援例請徵職田租苗曰年荒民困吾無以救尚忍征斂以肥己耶遂已之同僚皆無敢取者累遷陝西參知政事六年復入爲侍御史拜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丞相別兒怯不花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治苗曰馳道創自至元時何今日獨爲隘乎力辯乃罷又欲出宿衛爲郡長官俾資養贍苗曰郡長所以牧民非以養貧也果貧賜予之可也時有善角觝戲又欲以鈔萬貫予之苗曰諸處告飢不蒙振恤力戲何功乎苗清

鯁直亮無所顧忌時相以爲好異議顧謂僚佐曰所以引蓋君至此者欲其相助也乃每事相抗耶苗聞歎曰猥以非才待罪中書今宰相言若此不退何俟將引去會有旨拜南臺中丞然時相怒未已比至卽除甘肅左丞時苗已請致仕歸田矣復奏趣赴任苗昇疾之甘卽上言西土諸王爲國藩屏賜賚雖有常制而有司牽於文法遂使恩澤不以時及致有匱乏之憂大非隆親厚本之意也方是時甘肅每歲中糧姦弊百端苗請以糧鈔兼給軍民咸利遷西臺中丞苗卽乞骸骨還大名明年薨贈摠誠襄治功臣左丞上護軍魏國公諡曰文獻苗性孝友喜施予置義田以贍宗族平居恂恂謙謹而以直聲聞天下眾莫能測也

亦憐真班唐兀氏族也曾祖僧吉陀太祖時來歸授禿魯哈必閣赤祖禿兒赤事憲宗官至文州禮店府達魯花赤父暗伯蚤入宿

衛後客于闐王阿魯忽所阿魯忽方留世祖使者辭徹干等不遣
暗伯悉以己馬駝贖之因得逸去暗伯由是知名既從平乃顏擢
萬戶位終知樞密院事贈甘肅右丞甯夏郡公諡曰忠遂亦憐真
班性剛正動有禮法仁宗召入宿衛延祐末超拜翰林侍讀學士
英宗時爲唐兀衛親軍都指揮使天祿二年選爲太子家令擢侍
御史逾年拜翰林學士承旨遷功德使皆都指揮如故尋出平章
陝西政事復留爲承旨順帝既卽位伯顏擅國以亦憐真班論事
不阿惡之乃出爲南臺御史大夫尋殺其子荅里麻而謫置亦憐
真班於海南伯顏敗乃召還朝拜御史大夫亦憐真班務振臺綱
盡選中外廉能之官置諸風憲一時號稱得人遷宣政院使出平
章甘肅政事設法弭西羌之寇民賴以安立石頌之召知樞密院
事復爲御史大夫知經筵事兼宣忠幹羅思扈衛親軍指揮使奏

言風俗人心日趨於薄請禁故吏不許彈劾所事官長太師馬札
兒台謫甘肅子丞相脫脫從侍其父丞相別兒怯不花欲傾之噉
人上變且攀臺臣同奏其罪亦憐真班曰爲相人有退時且脫脫
父子在官未有大咎奈何迫之於險終不從監察御史悉別兒怯
不花之姦因共劾之帝不聽亦憐真班反覆論奏不已由是出平
章江浙政事而臺臣亦俱辭職尋拜湖廣左丞相復召知樞密院
事頗毫盜起朝廷命將出師多失律致敗時脫脫復爲丞相亦憐
真班數爲言諸將驕懦貪弛所以致敗及平賊之策不見聽復出
爲江浙左丞相明年盜已由蘄黃入饒州民多相挺爲亂朝廷以
江西平章政事道童不知兵乃徙亦憐真班爲其省左丞相亦憐
真班駐兵安仁招降討叛遂多順服威聲大振至正十四年薨贈
推忠佐運正憲秉義同德功臣齊王諡曰忠獻薨四年而江西遂

陷於盜子九人長荅里麻其八人皆貴顯普達失里官翰林學士承旨桑哥八刺同知稱海宣慰司事哈藍朵兒只宣政院使桑哥荅思嶺北平章政事沙嘉室理嶺北參知政事易納室理大宗正府也可札魯花赤馬的室理僉書樞密院事馬刺室理內八府宰相

呂思誠字仲實平定州人也父允官漢中肅政廉訪司僉事思誠蚤從蕭剡治經泰定元年成進士授同知遼州事改葭縣尹嘗買羊劉智社民有愬其弟匿羊者思誠叱之退訪知王青兄弟友愛親至其家取酒勸酬歡同骨肉前告羊者兄弟各相責悔過復還同饗鎮民張復叔母寡且瞽丐食於路恐思誠聞之卽日迎養一時美其政化天祿時擢翰林國史院檢閱官進編修文宗在奎章閣詔取國史閱之左右昇匱以往院長貳無敢言思誠在末僚獨

跪閣下爭曰國史紀當代人君善惡自古天子無親觀之者帝乃止順帝卽位拜監察御史與幹玉倫徒等劾平章政事徹里帖木兒變亂朝章章留不下思誠納印綬殿前遂出僉廣西廉訪司事思誠正士官於元帥姦利罪一道震肅移浙江時達識帖睦爾爲南臺御史大夫與江浙省臣有隙屬思誠劾之思誠曰吾天子耳目非臺臣鷹犬也已而劾行省平章政事左吉貪墨流之海南復召爲國子司業遷左司員外郎盜殺河南省臣以僞檄呼廉訪使段輔入行省事及敗誣誤者三十餘人將寘於法思誠言於朝皆釋之累遷侍御史以劾平章政事鞏卜班不法忤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卽謁告去起爲河東肅政廉訪使召爲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復出爲湖廣參知政事入拜參知政事進左丞改御史中丞樞密副使復爲左丞御史大夫納麟誣參知政事孔思立受

六書 卷之十一
賕或欲連及思誠納麟曰呂左丞素有廉聲難以染之又改集賢
學士兼國子祭酒吏部尙書僕篤哲左司都事武祺等建言更鈔
法丞相脫脫主之欲以楮幣一貫省權銅錢千文爲母而錢爲子
命廷臣集議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爲母下料爲子譬
之蒙古人以漢人爲後皆人類也尙終爲漢人子豈有故紙爲母
而立銅爲子者乎一坐咸笑思誠又曰錢鈔用法見爲一致以虛
換實也今歷代錢至正錢中統鈔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慮下民
知之藏其實而匿其虛恐不利於國家也僕篤哲曰至元鈔多僞
故更之爾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爾交鈔若出亦多爲僞者
矣且至元鈔猶故戚也家之僮奴且識之交鈔猶新戚也雖不敢
不親人未之識其僞反滋多况祖宗成憲豈可輕改哉僕篤哲曰
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是輕重不倫也孰爲母孰爲子乎汝不通

古今道聽塗說何足行也丞相脫脫聞思誠言疑未決也先帖木
兒惡思誠斥思誠大言無忌御史承風旨遂劾思誠狂妄奪其誥
命左遷仍武昌左丞時武昌失守諸官皆奔亾漸以兵向城未敢
決戰思誠至城下謂諸將曰賊據城與諸君相持久必不知吾來
出其不意城可入也遂行諸將不獲已隨其後賊果無備盡驚走
思誠乃入城大會軍民官吏告之曰賊去數尙多未經懲創規將
復來於是申號令戒職事葺城郭明部伍修器械先謀自守徐議
出征會復召爲左丞思誠去二日城復陷改大司農至正十七年
卒思誠氣宇凝定以勁拔聞不爲勢利所屈三爲祭酒一法許衡
之舊所拔諸生後多爲名士著述在藝文志諡曰忠肅

朵兒直班字惟中木華黎七世孫也世系見木華黎傳朵兒直班
甫晬而孤從祖母育之其從父拜住爲請於天子降璽書護其家

拜住遇害鐵失竝欲殺拜住從弟朵兒只時朵兒直班方八歲爲
詣怯辭官昔都兒泣請以免人皆歎異焉至順元年入見文宗適
將幸上都親閱御衣欲錄記之顧左右無能作漢字者朵兒直班
卽引筆書之帝喜以爲尙衣奉御授工部郎中元統元年擢監察
御史遂陳五事一曰脩刑政疏遠邪佞專任忠良二曰親祀郊廟
三曰勳舊子孫宜選端重正直者前後輔導使嬉遊不接於目俚
言不入於耳四曰尊寵樞機之臣必賞罰公則民心服五曰弭盜
振飢明年以日月薄食災異屢見復條陳九事曰杜倖門正刑典
曰顯令中書督責戶部罷不急之役止無名之賜曰禁中佛事權
宜停止曰省冗員曰均公田曰鑄錢幣曰罷山東財賦總管府曰
蠲河南白竇田糧曰禁取姬妾於海外時西僧內廷作佛事醉而
失火朵兒直班劾其不守戒律震驚九重詔免其罪朵兒直班執

不可一日入傳旨乃己丞相伯顏御史大夫唐其勢家奴常怙勢
害民朵兒直班輒捕置之法民大悅後至元元年累遷至侍書學
士同知經筵是時朵兒直班年甫弱冠又世家子以經術獲侍帷
幄世以爲盛事至正元年除翰林學士遷大宗正府達魯花赤宗
王有殺其大母者朵兒直班必欲正其罪丞相脫脫難之乃出爲
淮東廉訪使遷南臺治書侍御史又遷江西左丞皆不赴北還養
疾黃崖山中起爲資正院使五年命參知政事帝命以善音樂人
爲崇文監丞朵兒直班佗擬一人以進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耶
朵兒直班頓首曰用倖人居清選臣恐後世議陛下今選他人臣
之罪也帝乃悅六年以爲右丞尋改御史中丞七年監察御史劾
奏太保別兒怯不花章甫上左遷御史大夫亦憐眞班平章江浙
政事朵兒直班曰若是則臺綱安在乃再上章劾奏竝留大夫不

允臺臣因俱上印綬帝獨諭留朵兒直班不奉詔即日閉門謝客尋出平章遼陽政事詢知貴室僮奴公府隸卒及豪商猾僧率剝小民悉垂嚴禁先是米粟羊豕薪炭市少至者至亦踊貴至是諸物大集而價亦平又恤孤寡平錢法清銓選汰吏胥慎勾稽興廢墜苟有罪雖勳貴不貸王邸百司聞風悚懼召爲禮儀院使復轉資正院使十一年盜起河南帝憂之拜平章政事首言治國以綱常爲重前西臺御史張桓杖節死義宜旌之以勸來者又言宜守荆襄湖廣以絕後患又言祖宗用兵匪專於殺人蓋必有其道焉今倡亂止數人而欲盡坐漢人爲叛逆非所以服人心也以是忤丞相脫脫意脫脫又倚任左司郎中汝中柏員外郎別帖木兒擅權用事而朵兒直班正色立朝無所阿附適陝州警急卽出爲西臺御史大夫中途聞商州陷卽兼程至奉元而賊已至鴻門吏白

涓吉署事曰此時尙拘忌陰陽耶卽就署省臺夙以嫌不相聚論事朵兒直班往約平章政事朵朵五日一會盡豁同異尋命便宜討賊十二年遂督諸軍復商州加築奉元城募民爲兵出庫所藏銀爲大錢射中的者賞之由是人皆練習金商義軍以獸皮囊矢狀如瓠號毛胡盧軍甚精銳列其功以聞降敕褒獎竟獲其用時知樞密院事也先帖木兒僨師沙河西臺御史蒙古海魯牙范文等十二人列章劾之朵兒直班當署字願左右曰吾其平章湖廣矣已而果然蓋脫脫以劾其弟故怒而十二人皆見黜然關中人則涕泣遮道留之朵兒直班從聞道出乃至重慶聞江陵陷或以道梗請少俟不從時湖廣行省權知澧州至則律諸軍以法而授納粟者官人心翕然汝中柏復譖於脫脫期必殺之以固位遂命專給軍食時官廩垂罄卽延州富民親子酒勸諭之貸其粟又遣

官羅之河南四川民間其名爭輸將以助餉而右丞伯顏不花方
總兵承順風旨數侵辱之朵兒直班不爲動明年官軍克武昌遂
至蘄黃供軍脫脫復遣國子助教完者至軍風使害之完者反加
敬禮朵兒直班竟感疾薨於黃州蘭溪驛年方四十平生立朝以
扶植名教爲己任薦拔人才而不爲私恩留心儒術在經筵開陳
大義爲多嘗采前賢遺言上之冀裨益君德帝賜名曰治原通訓
藏於宣文閣亦喜爲五言詩於字畫尤精客危素諫之曰明公當
務其大者胡爲留神於末藝朵兒直班領服其言其虛懷納善皆
此類也

烏古孫良楨字幹卿福建廉訪使澤子也澤有傳良楨資器絕人
至治中以蔭補官累遷漳州路推官上言律徒者不杖今杖而又
徒非恤刑意也宜加徒減杖遂定爲令順帝初拜西臺監察御史

良楨劾奏遼陽左丞相荅失帖木兒賣國不忠宜用漢高斬丁公
故事以明人臣大義詔罷之事在荅失帖木兒傳又劾罷御史中
丞胡居祐由是直聲著天下進都事良楨以言不盡行自免去復
起爲監察御史良楨以帝方覽萬幾不可不求賢自輔遂上疏曰
自天秣數年間紀綱大壞元氣傷夷天祐聖明入膺大統而西宮
秉政奸臣弄權畜憾十有餘年天威一怒陰晦開明以正大名以
章大孝此誠兢兢業業祈天永命之秋其術在於敬身修德而已
今經筵多頽以職事臣數日一進講不踰數刻已罷而摯御小臣
恆侍左右何益於盛德哉臣願招延儒臣若許衡者數人寘於禁
密常以唐虞三代之道啟沃宸衷日新其德實萬世無疆之福也
又以國俗父死則妻其後母兄弟死則收其妻父母死無憂制上
書極言禮制宜令國人漢南人爲一語在禮樂志又言隱士劉因

道學經術可比許衡乞從祀孔子廟庭皆不報御史臺作新風憲復疏其所當行者曰舉賢才厚風俗均賦役重審理汰冗官選守令出奉使均公田而以舉賢爲綱指陳明切宦者罕失嬖妾殺其妻糜其肉飼犬上疏乞正重刑竝論宦寺交結廷臣撓政爲害可汰黜之儉佞側目轉都事出爲江東道肅政廉訪副使上官一日辭歸累擢治書侍御史遷參知政事逾歲進左丞兼大司農卿竝同知經筵事詹事院立以爲副詹事良楨每進正心誠意之說親君子遠小人之道皇太子嘉納焉明年出爲淮南左丞良楨本爲太師脫脫所禮重與龔伯璫汝中柏等竝與密謀然良楨以正言於脫脫興農田於畿輔民獲其利及脫脫總兵南征旣罷兵柄有人上變告參議龔伯璫勸脫脫勒兵北向詞連良楨簿對無驗卽還中書改大司農復拜右丞兼大司農辭不允奏罷陷賊延坐之

令嘗論至正格輕重不倫吏得竝緣爲奸舉明律者數人參酌古今重定律書書成而罷訓諸子曰吾無過人者惟待人以誠人亦以誠待我汝宜志之以疾卒於家著述見藝文志

賈魯字友恆河東高平人也延祐至治間兩以明經領鄉貢累遷潞城縣尹選丞相東曹掾擢戶部主事未上一日覺心悸尋得父書已有風疾未幾卒服闋起爲大醫院都事以薦與脩宋遼金三史選燕南山東道奉使宣撫幕官遷中書檢校官上言十八河倉近歲淪沒官糧百三十萬斛其弊由富民兼并貧民流亾宜令先正疆界然事體重大非處置盡善不可輕發累數萬言俄拜監察御史魯言御史有封事宜專達聖聰不宜臺臣先有所可否時論臆之累遷工部郎中言考工一十九事至正四年河決白茅隄又決金隄天子特命魯行都水監循行河道備得要害爲圖上之會

元書 卷之十一 三
移右司郎中復言時政二十一事而河道議未及竟復調都漕運使又言漕利害二十事九年脫脫復爲丞相乃專以河事屬魯十一年拜魯工部尙書總治河防使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一十五萬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便宜興繕四閱月而河成河遂南流合淮入海事在河渠志論功魯拜集賢大學士竝追贈魯先臣三世尋拜添設左丞十二年從脫脫平徐州脫脫旣旋師命魯追其餘黨時郭子興據濠州魯帥師圍之六閱月未拔十三年五月魯乃誓師曰吾奉命統八衛漢軍而頓於濠爾諸將同心協力必以今日日中下濠然後食也卽上馬麾進旣抵城下忽頭眩暫休戒攻擊如故俄病愈亟卻藥不肯汗竟卒於軍
成遵字誼叔南陽穰人也幼敏悟年十五喪父貧不廢學至順中入成均爲國子生助教陳旅數稱其文於奎章閣侍讀學士虞集

集見之以爲公輔器也元統元年成進士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預修泰定明宗文宗實錄累擢太常博士至正二年拜監察御史上言天子宜慎起居節嗜欲以保養聖躬言甚迫至帝爲嘉歎時臺察頗失舊規遵復陳四事一曰差遣臺臣越職言事二曰左遷御史杜塞言路三曰御史不思盡言循序求進四曰體覆廉訪聲蹟不實賢否混淆又言時務四事曰法祖宗節財用抑奔競明激勸又劾火兒赤不法十事是歲凡上言七十餘事皆指訐時弊帝多善其言而執政惡之明年出爲陝西行省員外郎以親病辭歸遂丁母憂八年命僉淮東肅政廉訪司事改禮部郎中奉使山東淮北察守令賢否舉循良九人賜上尊幣帛仍加顯擢劾貪懦二十二人悉黜之明年遷御史臺都事臺臣有嫉賊吏逢丁憂免者欲建言今後賊吏被劾雖丁憂必竟獄始許歸葬庶惡人不至倖

免遵曰國家以孝治天下甯失罪人千百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也議者乃止十年遷右司郎中時令輸粟補官有前入姦罪而入粟得七品雜流怨家告之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遵曰賣官鬻爵已非盛典况又賣鬻與奸淫之人乎宜奪敕還粟著爲令乃可執政遂從之除工部尙書是時河決白茅浸鄆城濟甯漕運使賈魯言必疏河南塞河北使復故道十一年命遵偕大司農禿魯行視河遵力言河之故道不可復得而丞相脫脫先入賈魯言遂不用遵言事在河渠志於是遵出爲大都河間都轉運鹽使十四年調武昌路總管武昌已爲沔賊所殘燬大江皆盜藪殘民食缺遵言於省臣假軍儲鈔萬錠募壯士具戈船糴粟於太平中興且戰且行粟遂得達會省臣出師遵攝省事於是乃遠斥候察城門籍民爲兵五千餘人肅號令信賞罰賊兵遂不敢近岸城

賴以安明年擢南臺侍御史召參議中書省事時賊渡河而北焚掠郡縣遵率左右司僚佐持其牘詣丞相言曰今天下喪亂過半而河北之民稍安者恃有黃河天塹故剝膚椎髓以供軍儲而無深怨以爲足全其家室也今賊北渡河而官軍不禦河北之民亦安所恃乎愚未知國勢之如何也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相以下皆爲之揮涕乃以入奏帝命罪守河將帥而斬賊倪文俊質威順王子荅帖木兒以請降求爲湖廣平章政事朝臣多欲許之遵曰平章亞宰相也承平時雖德望漢人猶抑不與今以與劫質要求之賊如紀綱何或曰王子世皇孫也不許是棄之於賊恐非親親之道也遵曰項羽執太公欲烹之高祖乃以分羹荅之奈何以王子之故廢天下大計乎於是眾皆韙其言遷治書侍御史尋拜參知政事十七年進左丞是時太平爲左丞相忠懇急國事倚遵才

元書 卷之十一 十一
足濟艱數與議大政忌者遂以爲遵及趙中皆太平黨也其歲遵
爲御史中丞與右丞也先不花奉使宣撫彰德大名等處獎厲將
帥已而復還中書會皇太子要太平求內禪太平不從十九年趙
中爲參知政事皇太子因諷人誣遵中等賊罪下獄杖殺之遵忠
亮果毅死非其罪天下冤之二十四年臺臣辯明遵等誣枉詔復
給還其所授宣敕遵著述具藝文志

論曰有王亦憐真班思誠始忤巨蠹其折翅也宜哉其後則非昔
之執政矣何齟齬耶嗟乎若有王益苗亦憐真班思誠朵兒直班
良楨成遵皆忠亮之臣也苗以儉相避罪而去朵兒直班卒以憂
折死誰秉國鈞君子不能爲脫脫恕也然若良楨意見合矣亦幾
以致敗故人亦圖自立耳希合何爲哉賈魯成遵一依一違賈功
成於河而不遂於濠遵之得罪震不於其躬於其鄰是尤天矣悲

夫

元書卷七十八

東安席世璽

祁陽曾南屏 刊

門人曾 璞

門人曾毓善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七十九

邵陽曾廉譔

王陳崔歸張陳列傳第五十四

王思誠字致道兗州嶽陽人也天資過人家本業農其祖詬家人曰兒大不致力田反使爲迂儒乎思誠愈自力至治元年成進士授管州判官召爲國子助教三遷爲司業至正二年拜監察御史上疏言京畿去年秋不雨冬無雪方春首月蝗生黃河水溢益不雨者陽之亢水涌者陰之盛也嘗聞一婦銜冤三年大旱曩伯顏專擅威福讎殺不辜鄭王枉死及燕鐵木兒宗黨死者不可勝數非直一婦之冤而已宜雪其枉敕有司行禱百神陳牲幣祭河伯發卒以塞其決庶可召陰陽之和消水旱之變此應天以實不以文也行部至檀州首言金鐵冶提舉司設司獄掌囚之應徒配者

元書 卷七十九
欽趾以春金鑛舊嘗給以衣糧天祿以來水壞金冶因罷其給齧草飲水死者三十餘人夫罪不至死乃拘囚至於飢死不若加杖而速死之愈也况州縣俱無囚糧輕重囚不決者多死獄中獄吏妄報其病月日用藥次第請定庾死多寘罪著爲令又言開壩河壩夫戶及車戶船戶歲有逃亾存不及半晝夜于役顛顛如鬼宜以河南湖廣等省打鷹尙玉戶補之以均勞逸燕南山東密邇京師羣盜縱橫捕盜官率常避盜遇則聞風先遁宜爲之嚴禁海道初置海仙鶴哨船往來警邏今則兵不出海宜定賞罰仍移江浙河南列戍江海諸口以司詰察朝廷多是其議會松州官吏誣搆良民以取賂愬於臺者四十人選思誠鞫問思誠密以他事入松州境坐監州以下二十三人罪而直民冤出僉河南山西道廉訪使事陝西行臺言欲疏鑿黃河三門移贖思誠會陝西河南省憲

官及郡縣長官視之皆畏險阻欲以虛詞復命思誠曰吾屬自欺何以責人卽欲獨前眾不得已從之河中灘磧百有餘里礁石錯出路窮舍騎徒行攀藤葛以進眾憊喘汗弗敢言凡三十里度其不可乃作詩歷敘其險執政采之議爲之寢召脩遼金宋三史調秘書監丞久之除河閒路總管郡庭生嘉禾僚屬欲上進思誠曰吾嘗惡人飾異政美名乃止所轄景州廣川鎮漢董仲舒之里也河閒尊福鄉博士毛萇舊居也皆請建書院設山長員召拜禮部尙書知貢舉進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應詔言七事曰置行省丞相以專方面寬內郡徵輸以固根本汰冗兵以省糧運改祿秩以養官廉罷行兵馬司以便詰捕復倚郭縣以正紀綱設常選以起淹滯尋出爲西臺治書侍御史十七年紅巾陷商州奪七盤進據藍田距奉元一舍會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於安西

王舊邸眾洶懼無言思誠曰陝西重地天下之存亡繫焉察罕帖木兒河南名將賊之所畏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成將嫉客兵軋己意且猶豫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察罕帖木兒曰河南爲京師之庭戶陝西實外郡之藩籬兩省相望互爲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乎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以輕兵五千倍道來援思誠犒軍於鳳凰山還定守禦九事夜宿臺中未嘗解衣同官潛送妻子過渭北思誠止之從容曰吾受國重寄安定一方期戮力報効死之可也自古皆有死在遲與速耳眾乃安旣而援兵破賊河南總兵官以察罕帖木兒擅調遣人問之思誠亟請於朝宜命察罕帖木兒專防關陝仍許便宜從事詔從之時欲起五省餘丁軍思誠爭曰關中方用兵困於供給民多愁怨復有是役萬一爲變奈何由是事遂寢尋召爲國子祭

酒時已臥病聞命卽起至朝邑卒旅舍諡曰獻肅

陳思謙字景讓浙東宣慰使祐之孫也祐有傳思謙少孤警敏好學凡名物度數綱紀本末考訂詳究尤深於邵子皇極經世書天秣初丞相高昌王帖木兒不花舉思謙時年四十矣召見興聖宮授典寶監經歷改禮部主事上言教坊儀鳳二司請竝入宣徽以清禮部之選其官屬不當與文武竝列朝會宜置百官之後大樂之前詔從其班而不改隸拜西臺監察御史建明八事曰正君道結人心崇禮讓正綱紀審銓衡勵孝行紓民力脩軍政先是關陝大飢民多鬻產流徙及來歸皆無地可耕思謙言聽民倍直贖之使富者收兼人之利貧者獲已棄之業從之監察御史李擴行部甘肅金州民劉海延都其男元元自稱流民王延祿非海延都之子告海延都掠其財擴聽之以酷法抑其父思謙劾擴逆父子之

天壤朝廷之法遂抵擴罪召爲太禧宗禋院都事遷監察御史思謙復上言人君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創垂之法後有子孫長久之計我朝立國百有餘年混一六十餘年土宇人民三代漢唐所未有也民有千金之產猶謹守之以爲先人所營况君臨天下承祖宗艱難之業而傳祚萬世者乎今戶部賜田諸怯辭支請海青獅豹肉食及局院工糧好事布施一切泛支以至元三十年前較之動增數十倍至順經費缺二百二十九萬餘錠宜節無益之費以備軍國之用苟能三分損一以惠民夫豈小哉又軍站消乏僉補則無殷實之戶接濟則無羨餘之財倘有征行必括民馬方今西越流沙北際大漠東及遼海地氣高寒水甘草美無非牧養之地宜設置羣牧使司統領十監專治馬政竝畜牛羊數年之後馬大蕃息或給軍以壯兵威或給站以

優民力牛羊之富又足以助國用此亦其一助也思謙又言銓衡之法當減併衙門各舉所知內外通調以杜其弊語在選舉志帝命中書議行之有詔起報嚴寺思謙曰兵荒之餘當罷土木以紓民力帝嘉之賜以綺繒歷右司都事兵部郎中御史臺都事後至元初出爲淮西道廉訪副使未期月引疾歸召爲中書員外郎至正初歷兵部侍郎右司郎中歲凶盜賊蠡起剽掠州郡思謙力言於執政當竭府庫以振貧民分兵鎮撫中夏以防後患累遷湖廣參知政事改淮西廉訪使廬州盜起思謙言於宣讓王帖木兒不花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王以懿親鎮撫淮甸豈得坐視思謙願與王戮力殄寇王曰此吾責也如鞍馬器械未備何思謙卽括官民馬收兵甲與王分道竝進遂平廬州旣而穎寇將渡淮又言於王急調芍陂屯卒用之王以未奉詔不敢調思謙曰非常之變理

宜從權擅發之罪思謙願坐王感其言從之其兄子立本爲屯田萬戶召語汝職乃先人力戰所致今國家有難汝當身先士卒以圖報效尋召爲集賢侍講學士遷治書侍御史十三年進中丞乞老不許特旨進一品授榮祿大夫仍中丞命下翼日卒思謙慷慨雄毅博學好禮明於大略兼明法術爲御史時以居官者多奪情起復因言三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爲中書員外郎時言強盜但傷事主者皆得死罪而故殺從而加功之人與鬪而殺人者例杖百七得不死與私宰牛馬之罪無異是視人與牛馬等也法應加重因奸殺夫所奸妻妾同罪律有明文今止坐所犯似失推明遂令法曹議皆著爲定制後又與脩國律贈宣猷秉憲佐治功臣翰林學士承旨柱國魯國公諡曰通敏

崔敬字伯恭大甯惠州人也通刑名法律之學初由刑部令史擢

中書掾累遷監察御史時旣毀文宗廟主削文宗后太皇太后號徙置東安州而文宗子燕帖古思亦放之高麗敬上疏曰文皇獲不軌之愆已撤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燕帖古思太子年方在幼罹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明皇當上賓之日太子在襁褓之間尙未有知義當矜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爲心則皆子孫固無親疎而陛下未免有彼此之論臣請以世俗喻之常人有百金之產尙置義田宗族困阨者爲之教養不使失所况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今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倘生他變良可寒心望陛下遣近臣迎歸太后太子以盡骨肉之義則天意回人心悅矣不報又以天子巡幸上都不御內殿上疏曰世祖以上都爲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爲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

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畏敬之心也今西刺幹兒朵乃先皇所以備宴遊非常時臨御之所屬國家多故天道變更願大駕蚤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治亂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時帝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敬又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鞶革重惜天物爲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飢燕南亢旱海潮爲災天文示儆地道失甯京畿南北蝗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臣不知慮此奏稟承請殆無虛日甚至以府庫百年珍寶遍賜僕御闈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爲賜乎乞竝追回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近習多恨之由是出兪山北廉訪司事按部全甯有李秀坐造僞鈔連數十人敬疑而讞之廉知始謀者爲大同王濁有司誤執秀以塞責也遂移文

大同果得濁乃出秀至正中累遷同知大都路總管府事中書委疏治直沽河淤成除刑部侍郎歷左司郎中兵部尙書樞密院判官遷刑部尙書廣東憲府讎殺處以大逆敬曰憲府以私相攻致有此變非大逆坐一家者比朝廷遂用其議復爲兵部尙書兼濟甯軍民屯田使朝廷給鈔招人立屯歲收百萬斛以給邊防敬立法井井召爲大司農少卿拜參知政事盜據齊魯敬與平章政事塔蘭參知政事俺普分省陵州陵州乃南北衝要無城郭而居民散處敬兼領兵刑戶工四部供給諸軍事皆集得賜上尊命便宜行事復請行納粟補官之令以紓民力詔從之軍費稍足十八年除山東行樞密院副使遷江浙左丞卒諡曰忠敏

歸暘字彥溫汴梁人也將生其母夢朝日出東山上有輕雲掩映故名暘學無師傅而精敏過人登至順元年進士第授同知潁州

事鉏姦擊強人不敢以年少易之山東鹽司遣奏差至願恃勢為不法賜執以下獄時州縣奉鹽司甚謹賜獨不為屈後至元五年杞人范孟詐為詔使至河南殺行省憲府官召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以段輔為左丞使賜北守黃河口賜力拒不從眾巨測所為賜無懼色已而賊敗汗賊者皆獲罪賜獨免同里有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呼炳司卯酉秣炳懼不敢辭時人為之語曰歸賜出角吳炳無光賜自此名譽赫然明年轉國子博士拜監察御史及入謝臺臣奏曰此即河南抗賊者也帝曰好事卿宜數為之賜以上尊已而乞養歸親既沒家食久之至正間除僉河南廉訪司事行部西京以法繩趙王府屬之貪暴者王三遣使請不為動累遷右司都事順江酋長樂孫求內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賜曰古言鞭長不及馬腹果設郡縣有事不救則孤來附之意

救之則罷中國而事外夷所謂獲虛名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抗辯甚力平章政事太平笑曰歸都事善贛何相抗乃爾耶然策將焉出賜曰其酋長可授宣撫勿責其貢賦使者賜金帛遣歸足矣卒從其議京師苦寒有丐訴丞相馬前丞相索皮服與之賜曰宰相當以廣濟天下為心莫若錄飢寒者稍振之耳丞相悟而止雲南死可伐叛詔以元帥述律遵道往諭之未幾復命平章政事亦都渾將兵討之事久無功二人上疏紛紜中書欲罪遵道賜曰彼事未白而專罪一人豈法意乎况一諭之而一討之彼將何所適從此非使者之罪也湖廣左丞沙班陣沒其子沙的方為中書掾請奔喪丞相以沙的有兄弟不許賜曰孝者人子之同情以有兄弟而沮其請非所以孝治天下也皆從之廣海徭入寇詔江浙參知政事宋兒只班將思播楊燕里不花軍以討之賜曰易軍

而將不諳教令決勝難矣若命燕里不花就統其眾彼悅於恩命必能自效所謂以夷狄攻夷狄中國之利也帝不從後竟無功明年進左司員外郎中書用陽言損河閒鹽五萬引以裕民楮幣壅不行廷議出楮幣五百萬貫易銀實內藏陽持不可曰富商大賈盡易其鈔於私家小民復何利哉遷參議樞密院事朵兒只班復討方國珍被執國珍脅之令上狀請降廷議初欲罪朵兒只班而許國珍納款陽曰將失利固當刑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是驅之死地也宜募海上民擊之至欲赦國珍則已敗我王師拘我王臣懷詐要挾非真降也必討之時方事姑息卒許其降後果屢叛累遷禮部尚書端本堂開皇太子就傅以陽爲贊善仍遷翰林直學士同修國史陽言師傅當與皇太子東西向授書其屬亦以次列坐而虛其中座以待至尊臨幸不然則師道不立矣時言

人人殊亦卒從陽議俄以疾告初陽在上都脫脫還自甘肅且入相中書參議趙期頤員外郎李稷謁陽私第致脫脫意屬草詔陽辭曰丞相將爲伊周入相之詔當命詞臣視草今使陽爲之恐累丞相之賢也期頤曰若帝命奈何陽曰若事理非順亦當固辭於是乃已數年閒遷四川參知政事兩遷刑部尚書皆以疾辭遂授集賢學士兼國子祭酒使者迫之陽輿疾至京師臥於南城不起時海內多故陽上三策曰振紀綱選將才審形勢娓娓數千言時不能用以集賢學士致仕給半俸終身不受僑居宏州徙蔚州又徙宣德皆閒避兵以關陝稍平遂居解州夏縣皇太子出冀甯強起之居數月復還夏二十七年卒

張楨字約中汴梁人也元統二年成進士授彰德路錄事辟河南行省掾楨初娶祁氏祁生富貴家頗驕蹇見楨貧不爲禮合昏逾

元書 卷之十九
月卽出之妻兒訟於官且污楨曖昧左右司官聽之楨遂移疾不出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怒曰張楨剛介士也豈汝曹所能議耶郎中謝之乃起范孟爲亂戕月魯帖木兒等城中大擾楨暮夜縋城出得免踰年除高郵尹翦除豪猾民以爲快守城千戶狗兒妻崔氏爲其小婦所讒虐死其鬼憑七歲女詣縣訴楨備言死狀尸見瘞舍後楨率吏卒發之得尸拘狗兒及小婦鞠之皆伏辜人以爲神至正間累拜監察御史劾太尉阿乞刺欺罔罪竝言明里董阿也里歹月魯不花皆陛下不共戴天之仇伯顏賊殺宗室嘉王鄭王十有二口稽之古法當伏門誅而其妻子兄弟尚仕於朝亟宜誅竄別兒怯不花阿附權奸亦宜遠貶今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敢於要君閫帥敢於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不聽及毛貴陷山東復上疏曰臣伏見陛下以盛年履艱難而

入纂大統因循治安不預防患寬仁恭儉漸不如初今天下可謂多事矣海內可謂不甯矣天道可謂變常矣民情可謂難保矣是陛下警省之時戰兢惕厲之日也陛下宜臥薪嘗膽奮發悔過思祖宗締造之艱而今日墜亾之易於是而修實德則可以答天意推至誠則可以回天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好燕安鴆毒之戒皆宜痛徹勇改有不盡者亦宜防微杜漸而禁於未然黜宮女節浮費畏天恤人而陛下乃安然處之如天下太平無事時此所謂根本之禍也臣又伏見邇來調兵六年初無紀律之法又無激勸之宜將帥因敗爲功指虛爲實大小相謾上下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覆軍殘民愈貪婪愈怯懦曾無懲戒所經則雞犬一空貨財俱盡及其面諛游說反以克復受賞今克復之地悉爲荒墟河南提封三千餘里郡縣星羅碁布歲輸錢穀數百萬

計所存者封邱延津登封偃師三四縣而已兩淮之北所在蕭條夫有土有人有財然後可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今寇已至之境固不忍言未至之處尤可寒心如此而望軍強餉足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亾且不能保况以地方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其爲自啟亂階亦已危矣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多殺人矣陛下泰然不理何哉頴上之寇始結白蓮以佛法誘眾而終成抗拒視其所向駸乎不至於亾吾社稷燼吾國家不已也堂堂天朝不思靖亂而反爲階亂禍慘毒深莫甚於此有志者爲之痛心此征討之禍也疏奏不省楨凡陳十禍根本之禍六曰輕大臣解權綱事安逸杜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征討之禍四曰不慎調度不資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文多散佚世惟傳其略如此是時定住撈思監當國以其計

直惡之數歲除僉山南道廉訪司事方是時毛貴勢逼京畿而孛羅帖木兒駐兵大同察罕帖木兒駐兵洛陽以爭晉冀構兵相攻朝廷遣中書參知政事也先不花樞密副使脫脫木兒治書侍御史奴魯往解之旣受命不前進楨言其貪懦庸鄙苟懷自安無憂國致身之忠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此國之大計謂定風馳電走而乃迂回退懼枉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又遲遲而行使兩軍日夜仇殺黎庶肝腦塗地實此三人所致宜亟誅之以救時危亦不報楨乃慨然曰天下事不可爲矣卽辭去居安邑山谷閒結茅屋僅容膝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二十四年孛羅帖木兒犯闕皇太子出居冀甯奏除贊善又除翰林學士皆不起擴廓帖木兒將輔皇太子入定亂遣使傳東宮旨賜以上尊且訪時政楨復書曰今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爲邱墟關陝

元書 卷七十九
所存無幾江左日思薦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
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名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藺之於趙寇賈
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
其說於天下閣下將何以處之乎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
者能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爲閣下憂乎
今大要有三曰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
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邱之變其臣成
兌平之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恍於邪說遂成靈
武之篡千載下雖有智辯不能爲雪也嗚呼是豈不可以鑒乎且
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心
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
也其能久乎閣下觀覽焉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情急則其

變不測徐則其釁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
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宮
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閣下深思而熟計之哉是時
孛羅帖木兒未死故楨爲此言已而孛羅帖木兒果爲義王和尚
所殺如楨所料擴廓帖木兒亦深納其說故不遂皇太子內禪之
計楨之力也後三年卒

陳祖仁字子山汴梁人也父安國官晉陵尹祖仁至正二年進士
第一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累遷翰林侍講學士
除參議中書省事時帝欲修復上都工役大興祖仁上疏曰自古
人君不幸遇艱虞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爲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
宗之業然或上不奉於天道下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
雖以此道持盈保泰猶或致亂而况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

宮闕創自先帝修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爲日夜痛心而圖興復者也惟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爲本以恢復天下爲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詎止上都宮闕而已乎帝嘉其言二十三年拜治書侍御史時宦者資政使朴不花宣政使橐驪內侍皇太子外結丞相搆思監恣爲不法御史傅公讓劾之忤皇太子意左遷土蕃宣慰使經歷於是御史連章論諫皆外除祖仁上箋皇太子言御史之劾橐驪朴不花此非御史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論也殿下未賜詳察輒加擯斥使姦臣蠹政之情不得達於君

父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殿下庇二豎而逐臺諫獨不念祖宗乎今方毓德春宮而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而天下蒼生亦將奚望書上皇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諭祖仁言御史言不實已與美除至事可專決何必動勞君父昔裕宗在青宮兼中書令樞密使必軍國重事合奏聞者乃許奏聞非獨我今日如此也祖仁乃復上書言御史所劾得於田野之間殿下所詢不出宮牆之外昔唐德宗云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使德宗早覺杞安得相今二豎姦邪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且裕宗旣領軍國重事自宜先閱其綱至若臺諫封章自是御前始開假使皆由東宮則諫臣或規君父之失奏聞乎不奏聞乎奏聞則傷父心不奏聞則是陷父於惡也殿下又安所處哉且斥其人而以爲美除不知御史所言

元書 卷七十九
爲天下國家乎爲一身官爵乎祖仁章旣再上卽乞退合臺遂皆
辭聞於是皇太子以其事聞朴不花橐驪乃皆辭職天子令老的
沙諭祖仁等祖仁復上疏天子曰祖宗以天下傳陛下今乃壞亂
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亦刑賞不明之所致也夫區區二豎猶不能
除况其大乎願陛下急斥二豎不令以辭退爲名使海內皆知陛
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孰不效力天下可復興也若猶優
柔不斷則臣甯有餓死誓不與同朝牽延及禍以待後世正人同
罪會侍御史李國鳳亦斥言二豎於是帝大怒臺臣自老的沙以
下皆左遷祖仁出參知甘肅政事天極寒衣單甚以弱女託其友
朱毅卽日就道明年字羅帖木兒入中書除祖仁山北肅政廉訪
使召拜國子祭酒遷樞密副使上書言軍政利害不報遂辭職除
翰林學士遂拜參知政事時天下亂已甚而祖仁性剛直議事與

時宰多不合乃還翰林爲學士尋遷太常禮儀院使二十七年明
兵已取山東皇太子有憾於擴廓帖木兒專立撫軍院總兵以備
之祖仁乃與翰林承旨王時待制黃昇編修黃肅上書以爲馭天
下之道當權其輕重先後前日擴廓帖木兒近在肘腋誠恐其竊
持國柄故宜先於致討今敵軍侵陷全齊不踰月可逼畿甸朝廷
雖命丞相也速出師勢力孤危方今擴廓帖木兒黨羽離散但止
撥一軍逼襲必成禽矣其餘軍馬乞令其倍道東行勤王赴難與
也速等聲勢相接此誠宜權其緩急先後者也如其不然動以言
者爲擴廓帖木兒游說以箝天下之口而天下之大事去矣書上
不報祖仁又上書皇太子言近日降詔削河南兵馬之權雖所當
然然此軍終爲南人所忌設使其有悖逆之心朝廷以忠臣待之
其心媿沮將何所施若堅以悖逆之名加之彼苟甘心以就此名

元書 卷七十九
其害可勝言乎然人皆知之而不敢言者誠恐誣以受賕游說罪無所昭雪也况聞擴廓帖木兒屢疏乞明心跡是其心未絕於朝廷方今爲朝廷計不過戰守遷三策戰則宜資其犄角之勢守則尚望其勤王之師遷則亦假其藩衛之力厲之使行猶恐遲晚况使數萬勁旅棄置一方不幸有唐元宗倉卒之出則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委而棄之此時雖碎首殺身何濟於事此所以不勝惓惓其愚忠不復避諱者也亦不報二十八年明兵至近郊命太常載太廟神主從皇太子北行祖仁及僉院王遜志曰天子有大事則載主以行從皇太子非禮也帝然之還守太廟俟命俄而天子北奔祖仁守神主不果從京城破將出健德門爲亂軍所殺祖仁一目眇貌寢身短瘠而吐音清亮議論偉然兼通天文律秣地理兵法百家術數之說文簡質而詩清麗爲世所稱遭亂竝散佚焉

國鳳者字景儀濟南人受業許謙之門謙嘗曰吾得劉名叔而學始進得李國鳳而學日昌得范祖幹而學有傳也至正十一年成進士累官治書侍御史天下多盜至正十八年詔同參知政事普顏不花經略江南承制量材授官以靖疆土策多施行旣而復還朝爲侍御史祖仁之劾朴不花橐驪國鳳亦遂上書東宮言一監驕恣無狀招權納賄奔競之徒皆出其門駸駸有趙高張讓田令孜之風漸不可長遂與臺臣皆被左遷久之以才復起參知政事進左丞皇太子亦重之引爲同知詹事院事會左丞相擴廓帖木兒與李思齊張思道構兵擴廓帖木兒部將貊高背之而據彰德國鳳遂同丞相沙藍荅里言於皇太子曰向日詔書令諸將分道進兵而不立大將以總之宜其不相從也竊謂太子宜奏上立大撫軍院使權歸於一自內制外庶幾天下可平也又貊高旣背擴

廓而向朝廷亦宜別作名號以旌異之皇太子從之撫軍院既立國鳳同知院事竝加貊高將士號忠義功臣冀以制擴廓帖木兒也明年擴廓帖木兒禽殺貊高於是詔罷大撫軍院國鳳遂被黜尋帝北狩國鳳後不知所終

論曰王陳諸人皆所謂蹇蹇者也思誠義動鄰帥思謙氣激宗王崔敬不惜結怨於近侍歸賜以抗賊知名而三策不用天下惜焉祖仁痛斥二豎而婉言欲藉擴廓收爪牙之效張楨遯荒而力回衛輒之謀沮曼姑之師乾坤遂定國雖亾其志節未嘗亾也

曾傳翰 刊

門人曾俞元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七十九

元書卷八十

邵陽曾廉撰

張起巖瞻思李好文蘇天爵王守誠李稷貢師泰李士瞻列傳第五十五

張起巖字夢臣濟南人也父範官四川儒學副提舉起巖弱冠卽以察舉教諭福山延祐開科進士第一除同知登州事特旨改集賢修撰三遷爲翰林待制兼國史編修數歲拜監察御史中書參政楊廷玉以墨敗臺臣奉旨就廟堂逮之下吏丞相倒刺沙疾其推辱同列悉誣臺臣罔上欲置之重辟起巖以初除留臺卽抗章曰臺臣按劾百官論列朝政職也今以奉職獲戾風紀解體正直結舌忠良寒心非盛事也且世皇建臺閣廣言路維持治體陛下卽位詔旨動法祖宗今臺臣坐譴公論杜塞何謂法祖宗耶章三

元書 卷八十一
上不報起巖廷爭愈急泰定帝感悟事乃得釋歷拜太子右贊善
遷禮部尚書文宗親郊起巖充大禮使導帝陟降步武有節衣前
後檐如陪位百官望之如古圖畫所觀也帝甚嘉之敕參議中書
省事甯宗崩燕南俄起大獄有妄男子上變言部使者謀不軌按
問皆虛法司援唐律告叛者不反坐起巖奮謂同列曰方今嗣君
未立人情危疑不急誅以杜奸謀慮妨大計趣法司具獄都人肅
然中書方列坐銓選起巖薦一士可用丞相燕鐵木兒不悅起巖
卽攝衣而起燕鐵木兒以爲忤已調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兼修
國史修三朝實錄加同知經筵事御史臺奏除浙西廉訪使不允
數轉爲侍御史出廉訪燕南滹沱河水爲眞定害起巖請封河神
爲侯而移文責之復修隄防淪其湮鬱水患遂息尋遷南臺御史
中丞召拜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丞相別兒怯不花爲臺臣所

糾罷未幾再入相諷詞臣言臺章非是起巖執不可聞者壯之俄
拜御史中丞論事剴切與上官多不合會修宋遼金三史遂命復
入翰林爲承旨充總裁官史成年始六十五遂乞歸逾四歲卒諡
曰文穆起巖面如紫瓊美髯方頤眉目清揚博學有文善篆隸名
聞四裔安南修貢其陪臣致其世子之辭必候起巖起居而篤於
內行舉親族弗克葬者二十餘喪凡獲俸賜皆與故人賓客共之
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財先是至元二十二年三月乙亥太史
奏文昌星明文運將興時世祖行幸上都明日丙子皇孫降生於
儒州是夕起巖亦生其後皇孫踐阼爲仁宗始設科起巖遂首選
論者以爲非偶然也

贍思字得之其先回回人也旣內附大父魯坤乃東遷豐州太宗
時授眞定濟南等路課稅使因家焉父幹直始從儒先問學不干

仕進贍思生九歲日記古經傳至十言弱冠卽博極羣籍踐履篤實延祐設科有勸其就試者不應旣而侍御史郭思貞翰林學士承旨劉賡參知政事王士熙交章論薦泰定三年以遺逸徵至上都見帝於龍虎臺時倒刺沙柄國西域人多附焉贍思獨不往屢使人招致之以養親辭歸至順元年召爲應奉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進所著帝王心法文宗稱善與修經世大典以議不合求去帝命侍書學士虞集諭留之贍思堅以母老辭遂賜幣遣還復命集傳旨曰卿且暫歸行召卿矣順帝初除國子博士以內艱不赴後至元二年拜西臺御史卽上封事十條曰法祖宗攬權綱敦宗室禮動舊惜名器開言路復科舉罷數軍一刑章寬法網時奸臣變亂成憲帝方虛己以聽贍思所言皆一時所不敢言者侍御史趙承慶見之嘆曰御史言及此天下福也襄漢流民聚居宋紹熙

府故地眾至數千戶私開鹽井自相部署往往劫囚徒殺巡卒贍思乃禽其魁而釋其黨復上言紹熙土饒地厚流戶日增若以其人散還本籍恐爲邊患宜設官撫定詔卽其地置紹熙宣撫司頃之除僉浙西廉訪司事浙右諸僧寺私蔽猾民有所謂道人道民行童者類皆瀆常倫隱徭役贍思請勒歸本族俾供王賦朝廷是之尋以病免贍思風采動人在憲司戚里有執政陝西者恣爲非道聞贍思發其罪卽夜遁詔勿逮問然猶杖其私人雲南省臣不法卽解印綬以去所至多平反死囚然未嘗故出人罪同官有言以活人爲陰德者贍思曰如此則生者得矣奈死者何其持平如此復除江東肅政廉訪副使召爲秘書少監議治河事皆不赴明年卒於家年七十四平生以正學著聞家貧饘粥或不繼其考訂經傳常自樂也諸著述甚富具載藝文志旣卒十四年而皇太子

撫軍冀甯承制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恆山郡侯諡曰文孝

李好文字惟中開州東明人也父鳳字翔卿有聲士林累官國子助教除臨朐主簿然家甚貧好文幼力學夜就鄰人磨坊燈讀書嘗大雪抵村舍媪貸斗麥媪曰子奚拙耕好文曰吾日耕耳其意氣自若也鄰里爲之諺曰日耕夜分李好文已而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授濬州判官入爲翰林國史編修國子助教泰定四年除太常博士時盜竊太廟神主好文言在禮神主宜以木爲之金玉祭器宜貯之別室又言祖宗建國以來凡遇大禮率臨時取具博士不過循故事而已曩者有詔集禮止令各郡縣置局纂修宜其久不成也禮樂自朝廷出郡縣何有哉乃白院長選僚屬出架閣文牘資采錄三年書成名太常集禮遷國子博士順帝卽位拜監察

御史時星文示警帝以世祖在位久思欲祖述詔復以至元紀年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且襲其名而不責其實亦何益哉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錄囚河東有王傅撒都刺以足蹋人死眾曰殺人非刃罪止杖好文曰怙勢殺人甚於刃况有所求乎竟抵法河東爲之震肅尋出僉河南浙東廉訪司事召僉太常禮儀院事至正元年除國子祭酒改西臺侍御史三年郊祀召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帝親祀至甯宗室問曰兄拜弟可乎好文與博士劉聞對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禮也帝遂拜由是每親祀必命好文攝禮儀使拜禮部尚書與修遼金宋史歷治書侍御史參議中書省事復除西臺治書侍御史歷翰林集賢侍講學士國子祭酒參知湖廣政事湖北廉訪使召爲太常禮儀院使於是詔開端本堂命皇太子入學好文以翰林學士兼諭德好文力辭而上宰相

書曰三代聖王莫不以教世子爲先務蓋帝王之治本於道聖賢之道存於經而傳經期於明道出治在於爲學關繫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範模則不足以輔成德性非學臻闡奧則不足以啟迪聰明宜求道德之鴻儒仰成國家之盛事好文天資本下人望素輕草野之習而久與性成章句之學而寢以事廢驟膺重託負荷誠難必別加選掄庶幾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妨賢之譏丞相脫脫以聞帝嘉嘆之而不允其辭好文乃摘孝經四書要略釋以經文又取史傳及先儒論說加以所見倣真德秀大學衍義之例爲書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奉表以進詔令太子習焉好文又進大寶錄大寶龜鑑皆寓法戒久之遷翰林學士承旨屢乞致仕遂拜光祿大夫河南平章政事以承旨祿終其身劉聞字文庭安福人至順元年進士與修宋史遷翰林修撰出知沔陽府卒著述在

藝文志是時又有遜魯曾字善止修武人天祿進士除太常博士議武宗配主獨謂宣慈惠聖皇后宜祔太廟語在后妃列傳魯曾後歷山北廉訪司僉事禮部郎中超遷淮南宣慰使以鹽丁五千從丞相脫脫平徐州復討淮東卒於軍

蘇天爵字伯修真定人也父志道嶺北行省左右司郎中和林大飢救荒有惠政時稱能吏天爵以國學生公試第一授薊州判官泰定元年擢應奉翰林文字至順初與修武宗實錄天爵因請並修諸臣列傳上疏曰史有二體編年始於左氏紀傳始於史遷考一時之得失則編年爲優論一人之始終則紀傳爲備二者不可闕也近代作爲實錄大抵類乎編年又於諸臣薨卒之下復爲傳以繫之所以備二者之體也我國家至元閒初撰祖宗實錄於時諸臣多在及元貞初詔修世祖實錄命中外大小臣僚各具事蹟

錄送史館蓋欲紀述一代之事寓修諸臣列傳然以進史期迫諸臣事實不完遷延至今竟不果作向修經世大典臣事之見於簡冊者十居二三矧今翰林職專筆削若復曠日引年不復紀載將見勳舊盛烈泯沒無聞爲史官者無所逃其責矣此列傳之必當修也昔司馬遷爲太史令網羅天下放佚舊聞遺文古事靡不畢集於是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言宣布於世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夫史固欲其核實事尤貴於網羅今史館修書不過行之有司俾之采錄或功臣子孫衰替無人或有司憚煩奉行不力事之卒不能具者此也今史官先當取具國初以來至於某年中閒功臣當立傳者若而人各具姓名或卽其子孫宗族或卽其親戚故吏或卽其居官之所指名取索其人自當具報不許有司因

而煩擾又諸公所有遺文或已刊行開具模印其未刊板者令有司卽其家鈔錄申送司館嚴立程限違者罪及提調官吏庶幾事無所遺汗青有日矣至官品固有高下人材則無貴賤作史者本欲紀載賢能用爲法勸初豈別其貴賤輒爲等差故趙周旣貴姓名止見於當時黃憲雖微善行永傳於後世近自金源以來始以官至三品者行事登於史是使忠烈隱逸之士凡在下位者皆不得書又何以勸善乎其法之謬以至於此今一品以上止有官階別無事蹟自可削去三品以下或守令之賢績可紀或隱逸之著述堪傳或人子事親如王祥之孝感或義士赴難若南霽雲之殺身竝宜登載於篇以爲將來之鑑且史之爲書善惡竝載蓋善者所以爲勸惡者所以爲戒也後世史官亦言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今修史條例止見采取嘉言善行則姦臣賊子之事將

不復登於書彼姦臣者固不卹其書與否也今日且從而泯滅之是使姦計得暴行於一時無所垂示於後世彼又何憚而不爲惡乎卽如阿合馬桑哥鐵失倒刺沙之流皆當明著其欺罔之罪弑逆之謀庶幾人心知所警畏然諸家所具事蹟多出孝子慈孫之言門人故吏之手恐有不實又當參以刑曹之過簿吏部之行止則善惡備書而無虛美隱惡之譏矣時不能行二年遷修撰擢南臺御史明年慮囚湖北湖北地僻遠民獠雜居天爵冒瘴毒偏歷其地囚有言冤狀者輒爲之太息每事詳究雖暑夜猶篝燈治文書不倦入爲監察御史改奎章閣授經郎元統元年復拜御史天爵以時方苛覈上疏以爲贓罰未甚分明降黜未爲平允語具選舉志中天爵在臺四閱月疏凡四十五上朝廷政典閭閻幽隱知無不言劾五人舉百有九人明年與修文宗實錄遷翰林待制累遷

禮部侍郎歷西臺治書侍御史六年遷吏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是時朝方更立宰相庶務多所張弛天爵言無顧忌夙夜謀畫鬚髮盡白至正二年拜湖廣參知政事遷西臺侍御史四年召爲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天爵自以起自諸生進爲師長端己悉心以範學者出廉訪山東復召還集賢奉使京畿究民疾苦興除七百八十三事糾劾九百四十九人都人呼爲包韓然以忤時宰意坐不稱職罷七年復起拜江浙參知政事踰二歲召爲大都路總管以疾歸俄起爲兩浙都轉運使十二年紅巾自淮蔓延江東詔仍參知江浙政事總兵饒信克一路六縣以疾卒於軍天爵爲學博而知要於是中原前輩凋謝殆盡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學者稱爲滋溪先生以滋溪道其居南也

王守誠字君實太原陽曲人也早從鄧文原虞集游泰定元年成

進士授秘書郎遷太常博士續編太常集禮與修經世大典諸書
歷奎章閣鑒書博士監察御史山東廉訪僉事戶部員外郎右司
郎中拜禮部尚書與修遼金宋三史成擢參議中書事改燕南廉
訪使遷河南參知政事至正五年奉使宣撫四川首薦雲南都元
帥述律鐸爾直有文武材初四川憲司與省臣不相能誣宣使蘇
伯顏賄於平章下獄庾死至是其親屬愬之會鹽茶轉運司官亦
訟廉訪使多受金廉訪使倉卒去官至揚州死守誠爲罷副使以
下竝籍而竄之銅梁縣尹張文德出遇少年執兵刃疑爲盜命執
之果拒敵卽斬之得懷中帛旗書曰南朝趙王其黨遂焚劫雙山
文德捕殺百餘人重慶府官以私怨使縣吏誣之乃議文德罪比
不卽捕強盜例加四等遇赦免猶擬杖一百守誠至爲之平反守
誠氣宇和粹而治獄皆辯析詳讞辭窮吐實皆得其理州縣多取

職田者累十有四人守誠悉釐正之而疏言蜀地僻遠俸太薄官
無以養請以戶絕及屯田之荒者募人耕種收其入以益祿宜資
縣尹楊濟亨欲於蟠龍山建憲宗神御殿儒學提舉謝晉賢請復
文翁石室爲書院皆采以上聞成之風采動天下進河南左丞未
上以母喪亟歸邁疾九年卒賜賻萬緡謚曰文昭

李稷字孟幽滕州人也幼穎敏八歲能記誦經史從父官袁州受
春秋於夏鎮泰定四年成進士授淇州判官淇當衝要稷至能理
其劇游民尙安兒飲博無賴稷疑其爲盜帥弓兵禽之果盜鄰村
王甲家財與其黨五人俱伏辜調海陵縣丞亦有能聲入爲翰林
國史院編修官至正初擢監察御史稷上疏劾奏閹宦高龍卜恃
賴恩私侵撓朝政擅作威福交通時相請謁公行爲國基禍宜蚤
正邦刑章上流龍卜於征東又言御史封事須至御前開拆以防

壅蔽言事官須加優擢以開諫諍之路殿中侍御史給事中起居注須任端人直士書百司日奏及帝所可否月達省臺付史館以成纂修之實時承天護聖寺災有旨更作稷言頻年水旱相仍公私交乏不宜妄興大役議遂寢帝方注意守令稷言下縣尹多從吏部銓注或非其才宜併歸省選茶鹽鐵課責備長吏動受刑譴何以臨民宜分委佐貳投下達魯花赤蠹政害民不當授正官帝悉可其奏五遷爲戶部尚書十一年廷臣議以中原租稅不實將履畝起稅稷詣都堂言曰方今妖寇竊發民庶流亾此政一行是驅民爲盜也朝廷從之擢參議中書省事改治書侍御史十二年從丞相脫脫平徐州謁告歸葬敕賜碑樹焉累拜參知政事皇太子受冊攝大禮使遂爲樞密副使帝躬祀郊廟攝太常少卿十九年丁母憂起復爲陝西左丞樞密副使懇請終制不起服闋命爲

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除副詹事二十四年出爲山東廉訪使得疾上章致仕還京師卒贈推忠贊理正憲功臣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柱國齊國公諡文穆稷爲人孝友恭儉尤篤於鄉黨朋友之誼中丞任擇善陳思謙旣沒皆撫其遺孤人以是多之出入臺省二十年始終無疵爲時名卿云

貢師泰字泰甫甯國宣城人也父奎字仲章以文學名家與袁楫左右鄧文原復與虞集元明善馬祖常王士熙相唱和論者謂其詩在虞楊范揭之間延祐至治閒官京師累遷集賢直學士卒贈廣陵郡侯諡曰文靖師泰早爲國子生泰定四年釋褐授太和州判官以薦擢應奉翰林文字除紹興路總管府推官山陰白洋港有船飄近岸史甲二十人適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其篙櫓而船有二屍有徐乙者因指爲史所刼殺史傭富民高丙家旣誣服

高亦就逮師泰密詢之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抗而回漁者張網海中因盜網中魚爲漁人所殺其冤皆白又屢讞明疑獄治行爲諸郡最考滿復還翰林應奉預修后妃功臣傳遷宣文閣授經郎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禮部郎中拜監察御史自世祖以後省臺之職南人斥不用及是始復舊制時論以爲得人至正十四年除吏部侍郎時江淮兵起京師食不足師泰奉命和糴浙右得糧百萬石以給京師遷兵部侍郎朝廷以京師至上都驛戶凋敝命師泰巡視整飭之至則驗貧富均徭役民賴以蘇豪貴以其不利於己深嫉之然莫能有所中傷也十五年已除禮部尙書而平江缺守廷議難其人師泰以選出爲平江路總管甫視事張士誠自高郵率眾渡江攻圍甚急明年守將弗能支遁去師泰領義兵出戰力不敵亦懷印綬棄城遁匿海濱者久之士誠旣納降江浙行省丞

相達識帖睦迺因以便宜授師泰兩浙都轉運鹽使至則剔其積蠹通其利源大課以集國用資之達識帖睦迺復承制除師泰參知本省政事二十年朝廷除爲戶部尙書分省閩中師泰以閩鹽易糧由海道轉運達京師凡爲糧數十萬石朝廷賴焉二十二年召爲秘書卿行至海甯得疾卒師泰性倜儻狀貌偉然平生以文字知名而喜接引後進士之賢不問識不識卽加推轂故士譽翕然咸歸之時有婺源程文字以文累官禮部員外郎奉命齎賜達識帖睦迺文以浙屬多非元土遂寓居紹興錢清僧舍一日張氏遣使致禮堅臥不顧已而兵四集乃之杭主貢師泰所遂臥疾張士信就謁擁衾面內臥不同視復遷寓西山僧舍卒文有文名而事親孝丁內外艱皆廬墓終喪未嘗御酒肉爲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時人稱之

李士瞻字彥聞其先鄧州新野人也後徙荆門至正初以布衣游公卿閒尋以大都籍舉進士得第辟中書省掾除刑部主事累遷戶部尚書督福建海漕就拜行省左丞召參議中書省事遷樞密副使二十二年上疏極言時政曰悔己過以詔天下罷造作以快人心御經筵以講聖學延老成以詢知道去姑息以振乾綱開言路以求得失明賞罰以厲百司公選舉以息奔競察近倖以杜奸敝嚴宿衛以備非常省佛事以節浮費絕濫賞以足國用罷各官屯種爲有司經理減常歲計置爲諸宮用度招集散亾以實八衛之兵廣給牛具以備屯田之用獎勵守令以勸農敦本開誠布公以禮待藩鎮分遣大將急保山東依唐廣甯故事分道進取凡二十條皆當時切要也先是薊國公脫火上言乞罷三宮造作帝爲減軍匠之半還隸宿衛而造作如故故士瞻首及之二十五年拜

參知政事尋遷翰林學士承旨封楚國公士瞻襟度閑遠立朝謔諤望重天下二十七年卒子延興字繼本以字行少負詩名至正十七年進士授太常奉禮翰林檢討中原俶擾遂隱居不仕河朔學者皆宗之諸人皆有著述在藝文志

論曰起巖瞻思守誠士瞻皆風采凜然好文辭宮僚蘇天爵論史事李稷論臺職可謂審矣夫教諭青宮在正己物正非取責於言語閒也董狐直筆春秋是之士氣之伸縮每與國家爲盛衰也此在朝廷得人而已然亦豈易易哉師泰以推轂得士譽文章雅贍而委蛇閩浙國用稍集亦艱難之會也

貴州人陳繼中

貴州人陳繼修 刊

曾順之

門人曾傳儒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八十

元書卷八十一

邵陽曾廉撰

老章太不花答失八都魯納麟達識帖睦爾卜顏鐵木兒慶童也
速列傳第五十六

老章畏吾兒部族也高祖曰小雲石脫忽憐仕其國為吾魯愛兀
赤太祖時來歸事睿宗潛邸為真定斷事官曾祖曰八丹從世祖
戰昔木土有功終隆興府達魯花赤遙授中書右丞贈司徒祖刺
真一曰臘真終中書平章政事兼翰林學士承旨通政使父察乃
歷通政使終平章政事老章家世顯貴察乃以成后止康里脫脫
驛馬作先日署文書給之以是光寵武仁之世事具阿沙不花傳
老章以世胄積官至知樞密院事至正中河南盜起老章往擊賊
久無功徵還久之加拜太子少保嗣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反屯

木兒古徹兀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進擊之敗走上都朝廷復使老章往討遂平阿魯輝帖木兒之難封爲和甯王進位太傅薨兄亦輦眞終遼陽左丞弟撒馬篤終參知中書政事

太不花宏吉刺氏特薛禪之裔孫也以世胄入官累遷雲南右丞歷通政使上都留守遼陽平章政事太平爲左丞相力薦其才召拜平章政事太平罷脫脫復相以小人之間欲害太平太不花因附和之將誣太平以罪由是眾皆薄其爲人無何命帥師代知樞密院老章將以討河南諸盜未期月平南陽汝甯唐隨又下安陸德安等路軍聲大振會朝廷罷太師脫脫兵柄遂進太不花河南左丞相與太尉月闕察兒知樞密院事雪雪代總其兵而兵事悉統於太不花又命節制山東河北太不花由是遂驕縱不遵朝命軍士往往剽掠爲民患御史也里忽都因劾其慢功虐民於是天

子下詔書奪其官俾領火赤溫從平章政事荅失八都魯進征頌之復拜湖廣左丞相節制荆襄軍太不花益自肆會聞太平復爲左丞相恚曰太平漢人居中用事而逸我反勞於外耶此我不負朝廷朝廷負我也及賊至不得已擊之賊且退諸將皆欲乘勝渡江太不花反勒兵退以養銳爲名其後賊犯汴梁守臣請援至十往反太不花始帥師以行猶按甲徘徊或諫曰今雖亳太康已陷邊警日急賊旦夕且至丞相兵不進何也太不花顧左右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犯境乎旣而縱軍出掠百里無孑遺又渡河北聲取曹濮遂駐軍彰衛俄而曹濮之賊奔竄晉冀大同亦相繼陷遂蔓延不可制矣朝廷以爲憂兩遣重臣諭旨太不花漫不爲意是時其子壽童以同知樞密院事將兵分討山東亦久無功適以事入奏語殊驕慢帝益惡之然山東寇愈充斥已逼近京畿詔且

拜太不花中書右丞相以其兵討山東既渡河卽上疏言師行糧從昔韓信行軍蕭何餽餉今非丞相太平至軍中供給兵不能進矣其意欲俟太平至卽害之也時卜顏帖木兒張晉等以參知政事分省山東嘗劾壽童玩寇狀太不花至則以爲餽運不前斷遣之又以知樞密院事完者帖木兒前在中書斥言其非亦誣以失誤專制輒改其官檄至軍意殊叵測廷議喧然御史迷只兒海遂劾太不花緩師拒命太平深惡其驕蹇且欲害己也遂力言於帝當正其罪詔乃削官安置蓋州以知行樞密院悟良哈台代將其軍太不花聞有詔夜馳至保定詣劉哈刺不花求解劉哈刺不花者其先江西人居燕趙以俠聞始充探馬赤軍戶太不花之平章河南政事上書言兵機辟爲掾遷左右司都事尋令將前八翼軍爲先鋒哈刺不花善賞罰能料敵荅失八都魯兵潰於長葛賊復

襲之於中牟哈刺不花軍於汴梁南彭子岡乃往援設伏以待賊大敗之當是時荅失八都魯雖以平章政事總大兵而哈刺不花功名與之相埒累遷同知樞密院事山東賊毛貴之犯畿甸入柳林也京師大震太不花旣不用命太平乃使哈刺不花往討大破之於柳林賊悉潰退哈刺不花尋駐兵保定太不花之乞援以其新有安京畿功也哈刺不花以其舊乃入京師見太平爲之請太平曰太不花大逆不道汝乃爲緩頰耶卽以哈刺不花入見帝帝命縛太不花以來哈刺不花遂縛太不花父子還京師未至皆殺之於路哈刺不花後平章河南政事卒

荅失八都魯四川平章政事囊加台子也囊加台有傳荅失八都魯襲萬戶鎮守羅羅斯宣慰司以功舉充船橋萬戶出征雲南改大理宣慰司都元帥遷四川參知政事同平章政事咬住討荆襄

元書 卷八十一 三
賊咬住兵既平江陵荅失八都魯請自攻襄陽進次荆門是時荅失八都魯惟帥本部探馬赤軍三千賊眾十萬荅失八都魯用宋廷傑計募襄陽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得義丁二萬行至蠻河賊守不得渡卽以奇兵由間道出其後夾攻大敗之復大戰於城南禽斬僞將三十人賊閉城不復出荅失八都魯乃作長圍困之而署李復爲南漳縣尹黎可舉爲宜城縣尹拊循其民以饋軍食襄陽既久受圍民因願爲內應垂繩以引官軍荅失八都魯以賊船百餘艘在城北乃先陰募善水者鑿其底及城破賊走就船皆死於是朝廷以平襄陽功賜荅失八都魯上尊黃金束帶以其弟識里木爲襄陽達魯花赤子孛羅帖木兒爲雲南行省理問荅失八都魯遂連摧荆襄諸賊詔益兵五千遷四川右丞又復峽州進四川平章政事兼知樞密院事總荆襄諸軍朝廷尋命玉樞虎兒吐華

代守中興荆門而徙荅失八都魯以赴汝甯尋詔與太不花會討安豐荅失八都魯既復鄭均許州及河陰鞏縣而太不花以罪去詔荅失八都魯就管領一應諸王藩將兵馬假以便宜尋拜河南平章政事及賊將劉福通戰於長葛爲其所敗將士奔潰荅失八都魯遂屯中牟復爲賊所襲與孛羅帖木兒相失劉哈刺不花來援大破賊兵始獲孛羅帖木兒歸之荅失八都魯新爲大帥稍自侈既連敗衄乃大憤恨時僞宋主韓林兒在亳遂調兵進討大敗福通於太康遂圍亳韓林兒遁走安豐明年加荅失八都魯金紫光祿大夫朝廷復遣知樞密院事脫歡來督兵荅失八都魯父子與劉福通遇親搏戰其歲遂破太康斬首數萬級禽其將軍九人殺其丞相二人於是遣孛羅帖木兒告捷京師帝賜勞內殿王其先三世拜河南左丞相仍兼知樞密院事守禦汴梁識里木進雲

南左丞李羅帖木兒四川左丞將校僚屬爵賞有差至正十七年詔朝京師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尉改四川左丞相還軍分師取考城東明長垣尋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詔遣知樞密院事荅理麻失里來援分兵雷澤濮州而荅理麻失里爲劉福通所殺諸軍大潰荅失八都魯退駐石村朝廷頗疑其玩寇失機使者促戰相踵賊覘知之乃詐爲荅失八都魯通和書遺諸路使者果得之以進荅失八都魯一夕憂憤死朝廷尋命李羅帖木兒代領其軍李羅帖木兒事在亂臣傳

納麟高睿之子也睿在其父智曜傳納麟以名家子用丞相合刺合孫薦入宿衛除中書舍人延祐初拜監察御史以言事觸帝怒當擬重罪賴中丞楊朵兒只力救始解事具朵兒只傳納麟又言風憲官恃糾劾之權而受人賂宜刑且加流遷刑部員外郎天祿

時除杭州路總管遷江西廉訪使劾罷平章政事把失忽都順帝卽位拜南臺御史中丞召拜參知政事改同知樞密院事出爲江浙右丞乞致仕不允除宣政院使上天竺耆舊僧彌戒徑山耆舊僧惠洲恣縱犯法納麟皆坐以重罪請行宣政院設崇教所擬行省理問官秩四品以治僧訟獄從之尋平章江浙河南政事入平章中書政事復出爲南臺御史大夫徙中臺加太尉爲御史所劾退居姑蘇至正十二年江淮多盜帝命仍爲南臺御史大夫兼太尉設僚屬統制江浙江西湖廣軍事納麟以爲集慶江南重要至則修治城郭而杭城已失守淮南平章政事什列門引兵往援次於采石納麟使謂之曰杭城雖失聞大軍已薄其郊復之易矣平章往則緩不濟急不如救宣城宣城全則江浙之勢爲益固也什列門如其言納麟乃調典瑞院使脫火赤以蒙古軍應之大破其

眾於桐下門甯國遂安而董搏霄果已復杭州既而賊連陷徽州廣德常州宜興溧水溧陽蔓延丹陽金壇句容略上元江甯游兵至鍾山集慶危甚納麟乃力疾治兵分命治書侍御史左荅納失里守城中中丞百家奴戍東郊而力促湖廣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兵於和州也先帖木兒卽引步騎渡采石入臺城候納麟疾而東趨秣陵大破賊兵平湖熟鎮乘勝入溧陽溧水是時徽州亦爲董搏霄所克賊潰奔廣德其據龍潭方山者奔常州時江浙平章政事參旦巴右丞佛家奴亦引兵來會所在羣賊皆平明年納麟固請致仕從之命守太尉如故納麟遂退居慶元十六年詔移江南行臺於紹興復以納麟長臺事十八年朝廷召入朝納麟由海道以行至黑水洋阻風還明年復由海道趨直沽山東賊俞寶以戰艦斷糧道納麟命其子安安拒之破其眾於海口八月將抵京

師帝遣使勞以上尊皇太子亦遣餽酒脯而納麟疾日亟卒於通州年七十有九

達識帖睦迺字九成康里脫脫子也脫脫有傳達識帖睦迺少入國學以世胄入官爲太府監提點擢治書侍御史遷奎章閣大學士以言罷除同知樞密院事遷右丞改翰林院承旨遷大司農至正九年平章湖廣政事諸路獠獠竊發朝廷以溪洞深阻下詔招諭之達識帖睦迺言寇情不可料請三分省以左右丞參政一治靖江一治沅靖一治郴桂益以戍兵已而獠獠皆降復召爲大司農十一年詔與江淮參知政事樊執敬往招諭方國珍受其降其時河南江淮盜滋起明年以爲河南平章政事尋徙淮南十四年以兵討張士誠於揚州敗績十五年召入平章中書政事尋出爲江浙左丞相並知行樞密院許以便宜行事而張士誠陷平江進

通杭州達識帖睦迺無備遂棄城遁於富陽萬戶普賢奴力拒士誠而苗軍帥楊完者引軍至擊士誠敗去達識帖睦迺始還自是遂倚完者爲重已而士誠僞降達識帖睦迺頗慮其反覆而完者勸納之士誠始邀王爵不許又請三公達識帖睦迺曰三公非有司所擬我雖許便宜又敢專乎然達識帖睦迺雖外爲正辭心實幸其降竟承制授士誠太尉又授其弟士信淮南平章政事其後達識帖睦迺寢厭完者之驕陰與士誠圖之事在完者傳完者死而士誠遂據杭州矣十九年朝廷欲徵糧於士誠因以士信平章江浙政事於是省院之權皆歸張氏達識帖睦迺徒擁虛位明年猶以降士誠功拜達識帖睦迺太尉兼知江浙行樞密院事提調行宣政院事而士誠遂堅欲爲王達識帖睦迺不得已亦爲之數請於朝不報二十二年士誠遂自立爲吳王明年士誠遂勒達識

帖睦迺以老病乞退士信卽奪其符印自爲左丞相而徙達識帖睦迺於嘉興嚴錮之未幾達識帖睦迺聞南臺御史大夫不花帖木兒以索印不屈殉難乃飲藥酒死達識帖睦迺頗敏幹在中書能剔除吏胥遲留之弊遂以才稱然實無方略自膺南服方面之寄時江淮驛騷南北阻闕達識帖睦迺不能有所匡濟反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官鬻爵惟視貨之輕重爲高下以致困辱自隕人無惜者

卜顏鐵木兒字珍卿吾密氏唐兀人也武宗時備宿衛久之拜監察御史累官行省參知政事左右丞行臺御史中丞遂平章江浙政事至正十二年斬賊徐壽輝黨陷湖廣侵江東西詔卜顏鐵木兒帥師討之卜顏鐵木兒爲人明銳倜儻以賊勢盛增募壯健爲兵得驍勇三千人戰艦三百艘當是時江州已失於賊江流阻絕

湖廣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南臺御史中丞蠻子海牙皆駐兵太平而江西平章政事桑吉方在太平開府亦募兵同進賊方聚丁家洲大軍猝與遇奮擊敗之尋威順王寬徹不花亦至遂克銅陵復池州於是桑吉進兵克江州也先帖木兒渡江駐和州卜顏鐵木兒乃分遣萬戶普賢奴屯陽陵王建中屯白面渡而自帥鎮撫不花萬戶明安駐池口以防遏江浙上流爲之節度已而也先帖木兒進援江甯江州再陷桑吉死威順王與蠻子海牙軍俱潰軍士洶洶而安慶被圍益急諸將皆欲自守信地卜顏鐵木兒曰是何言之不忠耶安慶與池止隔一水今安慶圍守是其節也我不救患安慶亡卽及我矣且上流官軍雖潰然皆百戰之餘患無錢穀器械耳卽大發帑藏以周之潰兵皆大集軍勢復振安慶之圍遂解明年賊復來攻池州眾且十萬諸縣皆應之卜顏鐵木兒會

諸將謀曰賊表裏連結若俟其築壘成而坐食諸縣之粟破之實難今新至疲敝乘其驕惰盡銳攻之卽頃刻閒功可成矣遂分番與戰大破之俘斬無算諸縣復平乃帥舟師乘勝以進與戰於望江又戰小孤山及彭澤又戰龍開河皆破走之遂進復江州留兵守之而進兵攻蘄州克之進兵道士泮焚其柵抵蘭溪口賊之巢曰黃連砦又破而殲之分兵平兩巴河於是江路通矣未幾四川參知政事哈臨禿左丞桑禿失里西甯王牙沙軍循江而東蠻子海牙軍沂江而西而湖廣左丞伯顏不花亦引師來會遂分道進攻蘄水拔其僞都徐壽輝走而免獲僞將相四百餘人朝廷多其功賜以上尊黃金帶時丞相脫脫方總戎南征聞諸賊皆已破乃檄伯顏不花征淮東蠻子海牙守裕溪口威順王還武昌而卜顏鐵木兒獨控長江十六年復以軍守池州卒於師卜顏鐵木兒持

身廉介人不敢干以私其爲將所過不受禮遺宴犒民不知有兵性至孝幼養於叔父阿朮事之如父常乘花馬時稱爲花馬兒平章云

慶童字明德康里部族也先世早款附有勞勩祖明里帖木兒太府少卿父斡羅思至元中監察御史以忤桑哥被譖籍其家後宣慰八番羅甸以事逃歸京師至大初以附脫虎脫夤緣爲右丞兩世皆封益國公慶童早歲受知仁廟給事內廷遂長宿衛三遷至上都留守又累出平章江西河南入爲太府卿復爲上都留守出平章遼陽行政寬厚遼人德之至正十年遷行省江浙適時承平頗沈湎於宴樂凡遺逸之士舉校官者輒擯斥不用由是不爲物論所與明年盜起汝潁已而蔓延江浙饒信徽宣鉛山廣德常湖建德所在不守慶童分遣僚佐往視師以次克復旣命長吏按民

數註誤者悉置不問招徠流離省治燬於兵則拓其故址而新之俾貧民趨工以代振踰二歲太師丞相脫脫統兵南征供億咸取具江浙慶童規措有方陸運川輸千里相屬明年達識帖睦邇來爲左丞相無錫亂眾議以重兵殲之慶童曰赤子迫於苛政耳其先諭以禍福盜果投戈解甲請爲良民十六年湖州陷義兵元帥方家奴以所部軍屯杭城之北關鈎結黨惡白晝劫掠慶童言於丞相達識帖睦邇曰我師無律何以克敵必斬方家奴乃可出師達識帖睦邇乃與慶童入其軍數其罪斬以徇民大悅已而杭州爲張士誠所陷苗軍帥楊完者復之慶童本欲有所設施而達識帖睦邇方縱賄又以復杭城爲楊完者功承制以爲右丞楊完者益驕欲娶慶童女慶童雅不欲許而達識帖睦邇強爲主婚慶童不得已與之然慶童知杭州不可處明年遂出鎮海甯州地瀕海

六書 卷八十一 九
磽瘠民甚貧居二年盜息而民阜於是慶童在江浙七年朝廷念其勞召拜翰林學士承旨改平章淮南政事未行仍任江浙十八年遷平章福建政事未行拜南臺御史大夫賜以御衣上尊時南臺治紹興諸道皆阻絕不通紹興之東則制於方國珍西則據於張士誠憲臺紀綱不復可振徒存空名而已二十年召還慶童乃由海道趨京師拜中書平章政事俄有譖其子剛僧潛通宮人者帝怒殺之慶童因鞅鞅不得志移疾家居日飲酒自遣二十五年出爲陝西左丞相時李思齊擁兵關中慶童禮待甚誠居三年關陝用甯復召還二十八年明兵入京師帝北奔命慶童爲中書左丞相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及京城破慶童不屈被殺也速蒙古氏父曰月闊察兒官太尉也速由宿衛歷尙乘寺提點遷宣政院參議倜儻有能名至正十四年河南賊芝麻李據徐州

也速從太師脫脫南征徐城堅也速獻計以巨石爲礮晝夜攻之也速又攻破其南關外城賊遂遁走除同知中政院事脫脫罷而月闊察兒代總其兵也速領軍從父征淮西會賊圍安豐卽往援之渡淮無舟因策馬探水淺深浮而濟賊大駭徹圍去進攻濠州有詔班師乃還遷將作院使復從太尉紐的該征淮東取盱眙遷同知樞密院事討賊海州大敗之賊走航海襲山東盡有其地也速計賊乘勝必北侵急引兵北還表裏擊之復滕兗二州費鄒曲阜甯陽泗水五縣尋復泰安州及平陰肥城新泰又平安水等五十三寨遷知樞密院事討蒲臺賊杜黑兒禽送京師磔之東昌賊將北寇道出陵州也速邀擊於景州斬獲殆盡復阜城縣有詔命也速以軍屯單家橋斷賊北路賊轉攻長蘆也速往與戰流矢貫左手不顧轉鬪無前殺賊五百餘人奪馬三千匹於是分兵下山

宋書 卷八十一
寨民爭來歸拜中書平章政事改行省淮南雄蔚賊起也速悉平之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所部卒掠懷來雲州欲爲亂也速以輕騎擊滅其渠降其眾隸麾下賊陷大甯詔也速討之賊兵次侯家店也速卽前力戰自昏至曙散而復合也速遣別騎繞出賊後腹背攻之賊遂大敗大甯拔禽其魁湯通周成等三十五人磔於都市召入覲賞賚優渥進階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旣而賊雷帖木兒不花程思忠等陷永平詔也速出師遂復灤州及遷安時遼東郡縣惟永平不被兵儲粟十萬芻藁山積居民殷富賊乘閒入增土築城因河爲塹堅守不可下也速乃外築大營絕其樵採數與賊戰獲其僞帥二百餘人平山寨數十又復昌黎撫甯禽雷帖木兒不花送京師賊急乃乞降於參政徹里帖木兒爲請命於朝詔吏部尙書月魯不花往受其降而命也速退師也速曰此

賊以計怠我也乃嚴備以偵之程思忠果棄城遁去亟追至瑞州殺獲萬計遂東走金復州詔還京師拜遼陽左丞相知行樞密院事撫安迤東兵農委以便宜開省於永平總兵如故金復海蓋乾王等並起西侵興中陰由海道趨永平聞也速開省乃止也速急分兵防其衝突賊乃轉攻大甯爲守將王聚所敗斬其渠帥眾潰皆西走也速慮賊窺上都卽調右丞忽林台提兵護上都簡精銳自躡賊後賊果寇上都忽林台擊破之賊眾又大潰於是永平大甯始平乃命官屬勞來安輯其民使什伍相保以事耕種民立石頌其勲德二十四年孛羅帖木兒犯闕執右丞相搠思監以去朝廷遂命也速爲左丞相其歲孛羅帖木兒再犯闕也速禦之於昌平孛羅帖木兒兵猝至前鋒已度居庸也速軍潰孛羅帖木兒遂入京師爲中書右丞相是時皇太子在太原依廓擴帖木兒承制

調兵入討孛羅帖木兒調也速南禦廓擴帖木兒兵也速軍次良鄉謀曰孛羅帖木兒狂悖圖危宗社中外所同憤也遂勒兵歸永平西與擴廓帖木兒爲好而東連遼陽也先不花國王軍聲大振孛羅帖木兒患之乃遣其將姚伯顏不花以兵攻之過通州會白河水溢不能進駐虹橋以待姚伯顏素輕也速不爲備也速覘知之遂襲破其軍禽姚伯顏不花孛羅帖木兒大恐自將攻也速已而不前遂以伏誅事在亂臣列傳二十七年詔也速爲右丞相分省山東明年明兵陷山東也速禦於莫州眾敗潰乃盡驅莫州殘民北還其歲帝北行明年也速以兵逼通州營白河以圖恢復兵敗走後不知所終

論曰將帥之銳鈍若從國運而然豈其權皆天司之歟抑人才之日降也不然如元初師武臣力摧堅頓銳何其厲哉伯顏渡江百年以來老成盡矣夫始不過赤子弄兵潢池老章諸人亦非無心於平亂也吾觀當時荅失八都魯有氣足任使而罷於征戰則兵亦老矣卜顏鐵木兒壯佼強人意而朝無黃鉞之錫此其用人爲可知也迨其後也速敢戰而不足以圖存矣悲夫若夫太不花之驕很達識帖睦邇之墨復以致禍敗宜矣

貴州 門人 王澤翰

門人 李鴻鈞

刊

門人 曾 協襄校

門人 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八十一

元書卷八十二

邵陽曾廉撰

李黼泰不華星吉福壽余闕董搏霄道童石抹宜孫列傳第五十七

李黼字子威潁州人也父守中位至工部尚書守中性卞急遇諸子極嚴每一飲輒半月醉不解黼百計承順不可得跪而自訟往往達旦初補國子生泰定四年以明經魁多士授翰林修撰明年代祠西嶽行省謂黼曰向敕使後我今可從乎黼曰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尊君也奈何後乎省臣不敢對再遷禮部主事拜監察御史首言禴祠烝嘗古今大祭今太廟惟二祭而日享佛祠神御非禮也宜據經行之成均教化之基不當隸集賢宜屬省臣兼領諸侯王歲賜有定額分封易代之際世系疏戚無成書可

考宜倣先代修正玉牒皆不報又三遷而爲宣文閣監書博士兼
經筵官每以帝王心法爲帝言之尋命黼巡視河渠黼上言曰蔡
河源出京西宋以轉輸之故平地作隄今河底填淤高出地面秋
霖一至橫潰爲災宜按故迹修濬他日東河或有不測之阻江淮
運物當由此分道達京萬世之利也亦不報進秘書太監拜禮部
侍郎詔詳定中外封事已而通調議行授黼江州總管至正十一
年盜起河南北據徐蔡南陷蘄黃焚掠數千里造船北岸銳意南
攻九江居下游實江東西襟喉之地黼治城濠修器械募丁壯分
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於江西行省請兵屯江北以遏賊衝不應
黼歎曰吾不知死所矣乃獨椎牛饗士激忠義以作士氣數日閒
紀綱粗立十二年賊帥鄒普勝陷武昌舳艫蔽江而下江西大震
賊乘勝破瑞昌右丞宇羅帖木兒方軍於江聞之遁去黼益孤立

然辭氣愈奮厲時黃梅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大喜方向
天瀝酒與之誓賊游兵已至境急檄諸鄉落聚木石塞險遏賊歸
路倉卒無號乃墨士卒面統之出戰黼身先士卒大呼陷陳也孫
帖木兒繼進賊大敗逐北六十里鄉丁依險阻乘高下木石殺獲
二萬餘黼還謂左右曰賊不利於陸必由水道以舟薄我矣乃命
冒鐵錐於長木杪暗刺沿岸水中凡數千株謂之七星樁會西南
風急賊順流揚帆鼓噪而至舟遇樁不得動黼卽率將士奮擊發
火翎箭射之焚溺無算餘舟散去行省上黼功詔拜江西參知政
事行江州南康等路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然賊勢更熾西自荆
湖東際淮甸守臣往往棄城奔走黼守孤城提殘旅無日不戰而
分省平章政事禿堅理不花已自北門遁黼引兵登陴賊已至甘
棠湖焚西門乃張弩射之賊次且未敢進轉攻東門而入黼急與

巷戰知力不敵揮劍叱賊曰殺我無殺百姓賊自巷背來刺黼墮馬與從子秉昭俱罵賊死郡民間黼死哭聲震天相率具棺葬於東門外黼死踰月始得參政之命卽贈黼摠忠秉義效節功臣資德大夫淮南江北行省左丞上護軍隴西郡公諡忠文立廟江州賜額曰崇烈官其子秉方集賢學士黼有兄曰冕亦死於賊秉昭冕季子也初武昌陷時黼謂秉方曰我當守此土以死汝可奉母依伯父以存吾後秉方曰父死國子死父禮也黼曰汝不遵命是不孝也秉昭亦勸其兄曰若不去則叔父無後不孝莫大於是某當與叔父生死矣秉方不獲已而行不踰月而江州陷是日管軍萬戶黃德隆亦死

泰不華字兼善伯岳吾氏欽察人也初名達普化文宗賜以今名父塔不台仕台州錄事判官遂居於台家貧好讀書能記問集賢待制周仁榮養而教之年十七舉江浙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集賢修撰轉秘書監著作郎拜南臺御史是時南臺大夫脫歡怙勢貪暴泰不華劾罷之文宗建奎章閣學士院以爲典籤遷監察御史順帝卽位加尊文宗后爲太皇太后而大臣燕鐵木兒伯顏皆先已胙地分王泰不華與臺臣言叔母不宜加徽稱相臣不當受王土太后怒欲殺言者泰不華語眾曰此事自我發之甘受誅戮決不累諸公也已而太后怒解曰風憲有人如此豈不能守祖宗之法乎賜金幣二以旌其直出僉河南廉訪司事移淮西累遷禮部侍郎至正元年除紹興路總管革吏弊除沒官牛租令民自實田以均賦役行鄉飲酒禮教民興讓越俗大化召入史館與修宋遼金三史拜禮部尙書黃河決奉詔以珪玉白馬致祭河神還上言淮安以東河入海處宜倣宋置撩清夫用輓江龍鐵掃撼蕩

沙泥隨潮入海朝廷從其言會用夫屯田其事中廢八年黃巖民
方國珍依海爲亂劫掠漕運糧執海道千戶德流于實詔江浙參
知政事朵兒只班總兵追捕至五虎門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而
官軍自相驚潰朵兒只班遂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狀朝廷從之
悉授國珍兄弟以官國珍不肯赴勢益橫九年詔秦不華往察實
秦不華遂上招捕之策不聽除江東廉訪使改翰林學士知制誥
同修國史已而出爲都水庸田使十年國珍復入海燒掠沿海州
郡十一年詔孛羅帖木兒爲江浙左丞總兵至慶元以秦不華稔
知賊情遷浙東宣慰使都元帥分兵溫州夾攻之未幾國珍寇溫
秦不華縱火筏焚之一夕遁去旣而約期進討孛羅帖木兒先期
至大閩洋國珍夜率勁軍縱火鼓譟官軍潰孛羅帖木兒被執秦
不華痛憤輟食數日朝廷復遣大司農達識帖睦爾等至黃巖招

之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小樓是夕中秋月明秦不華
欲命壯士襲殺之達識帖睦爾適夜過秦不華乃密白之達識帖
睦爾曰我受詔招降公欲擅命耶乃止檄秦不華親至海濱散其
徒眾拘其海舟兵器國珍兄弟復授官有差尋遷秦不華爲台州
路達魯花赤十二年朝廷征徐州命江浙省臣募舟師守大江國
珍懷疑復入海叛秦不華卽發兵扼黃巖澄江而遣義士王大用
抵國珍示約信使之來歸國珍益疑拘大用不遣而以小舸二百
突海門犯馬鞍諸山秦不華誓眾前往擊之陳仲達者國珍之戚
黨也亦陳國珍可降狀秦不華乃率眾張受降旗乘潮出船觸沙
不能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仲達目動氣索秦不華覺其詐也起
手斬之卽前搏賊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砍死二人賊羣至攢槊
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臨海尉李輔德千戶赤蓋

義士張君璧及家僮抱琴皆從死時已除秦不華爲江浙參知政事不及聞命後三年贈榮祿大夫江浙平章政事柱國魏國公諡曰忠介立廟台州賜額崇節秦不華尙氣節不隨俗浮沈太平被劾去位獨餞送都門外太平曰公且止毋以我累公秦不華曰士爲知己死甯畏禍耶善篆隸有名於時

星吉字吉甫唐兀氏河西人也曾祖朵吉祖搠思吉朵兒只父搠思吉世事太祖憲宗世祖爲怯烈馬赤後俱追封國公進號爲王星吉事仁宗潛邸以精敏稱至治初授中尙監改右侍儀兼修起居注拜監察御史有直聲自是十五遷而爲宣政院使出爲南臺御史大夫是時承平日久內外方以觀望爲政星吉獨持風裁御史行部必飭厲而遣之湖東僉事三寶住儒者也性廉介所至搏貪猾無所貸御史有以私請者每拒不納因誣以事劾之章至星

吉怒曰若人之廉孰不知之乃敢爲是言耶卽奏杖御史而白其誣執政者惡之移平章湖廣政事湖廣地連江北威順王鎮其地歲嘗出獵民病之又起園林爲姦利有司莫敢忤事已具威順王傳時星吉至謁王王啟左扉召之入星吉引繩牀坐王中門大言曰吾受天子命來作牧非王私臣焉得由不正之道入乎闈者懼入告王王命啟中門旣入責王曰王帝室之懿親古所謂伯父叔父者也今德音不聞而騁獵宣淫賈怨於下恐非所以自貽多福也王急握星吉手謝之爲悉罷其所爲有番僧曰小住持者服三品命服恃寵橫甚數以事凌轢官府星吉命掩捕之得妻妾女樂十八人獄具罪而籍之由是豪強斂手貧弱稱快至正十一年汝潁盜起會僚屬議之或曰有鄭萬戶老將也宜起用之乃命募土兵完城池修器械嚴巡警悉以其事屬鄭賊聞之遣其黨二千來

約降星吉與鄭謀曰此詐也然卻降不可宜受而審之後得其情盡殲焉械渠魁數十人以俟命俄召爲大司農同僚受賂且嫉其功乃誣鄭罪而釋其所械者明日賊大至內外響應城遂陷武昌之人駢首泣曰大夫不去吾豈爲俘囚乎星吉旣入見具陳賊本末帝大喜命賜食時宰不悅奏爲江西平章政事員外置星吉至江東則詔令守江州而江州時已陷賊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號百萬官車三百而已乃開府太平謀恢復然眾皆欲走星吉曰畏賊而逃非勇也坐而待攻非智也汝等皆有妻子財物縱逃其可免乎乃貨富人錢募人爲兵先是行臺募兵人給百五十千無應者星吉人給五十千而眾爭赴一日得三千人遂具舟楫會江浙平章政事卜顏鐵木兒等師破賊丁家洲遂趨銅陵克之又破賊白馬灣賊西走分兵躡其後抵白沙賊窮急則回拒官軍

乘勝奮擊殪之禽周驢奪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於是命諸將分道討賊復石埭諸縣賊復來攻命王維恭列陣當之鋒始交出小艦從旁橫擊大破走之進據清水灣伺者告賊艦自上流順風舉帆眾且數十倍諸將失色星吉曰無傷也風勢盛彼倉卒必不得泊但伏橫港中偃旗以待俟過而擊之無不勝矣風怒水駛賊果奄忽而過乃舉旗張帆鼓譟而薄之官軍殊死戰風反爲我用又大破之時賊久圍安慶聞敗遽燒營走進復湖口遂克江州星吉於是命王惟恭柵小孤山而自據番陽口扼江湖要衝制賊出入然是時湖廣已陷江西被圍淮西亦多故援兵旣絕日久糧益乏士卒咸困或曰東南完實盍因糧圖再舉乎星吉曰吾受命守江西必死於此眾莫敢復言有頃賊乘大艦四集取蒹葦編大筏塞上下流縱火焚營軍士力戰眾死且盡星吉從子伯不華

與親兵數十人皆死星吉猶堅坐不動傷於矢乃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昇歸密室中至旦而蘇賊羅拜饋食星吉斥不復食凡七日乃自力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踰月朝廷真除江西平章政事命出師湖廣猶未聞星吉死難也久之乃贈江西行省丞相威甯王諡忠肅子刺哈咱識理位利用監大卿荅里麻八刺僉遼陽行樞密院事星吉爲人公廉明決在軍中能與將士同甘苦以忠義感激人心故能以少擊眾得人死力云

福壽唐兀氏河西人也幼俊茂知讀書尤善應對既長入備環衛用年勞授長寧寺少卿累遷侍儀使出爲饒州路達魯花赤十三遷爲同知樞密院事至正十一年潁州以賊反告時車駕在上都朝堂皆猶豫未決欲驛奏以待命福壽獨以爲比使得請還則事有弗及矣於是決議調兵五百遣衛官合刺章忻都怯來討之而

後以聞順帝善之明年改也可札魯花赤於是天子以淮上事方殷濠泗俱已陷師久無功乃以福壽平章淮南政事福壽至則督戰甚急而上游賊勢甚洶洶遂議築石頭斷江面守禦有方眾方恃以爲固十五年明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向集慶於是又遷福壽南臺御史大夫先是集慶嘗有警阿魯灰以湖廣平章政事將苗軍來援事平其軍鎮揚州而阿魯灰御軍無紀律苗蠻素獷悍日事殺虜莫能治俄而苗軍殺阿魯灰以叛又南臺中丞蠻子海牙方山民兵元帥陳埜先皆屯兵江上與集慶犄角至是埜先蠻子海牙皆敗走懼不敢前集慶勢遂孤人心益震恐而倉庫皆空無積蓄計未知所出於是民乃願爲兵以自守福壽因下令民多賫者皆助糧餉軍激厲士眾爲完守計朝廷知其勞數賞賚焉十六年明兵圍集慶福壽數督兵出戰盡閉諸城門獨開東門以通

出入而城中不復能支遂破百司皆奔去福壽猶督兵巷戰兵潰
乃獨據胡牀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或勸之去叱之曰吾爲國家
重臣城存則生城亡則死尙安往哉俄亂兵四集遂遇害其日參
政百家奴治書侍御史賀方達魯花赤達尼達思集慶總管府照
磨梅實皆死之達尼達思字思明賀方字伯京晉甯人以文學名
實宣城人詔贈福壽金紫光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相上柱國衛
國公諡忠肅初陳埜先以數萬眾攻太平明伏兵執之降然實無
降意明主縱之歸復收其餘眾誘殺郭天敘而禽郭天祐獻於福
壽殺之未幾爲葛仙鄉鄉民刺死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俄爲
明禽其時集慶未破也蠻子海牙初駐兵太平會卜顏鐵木兒克
池州又破徐壽輝於蘄水已而以舟師屯裕溪口而分兵扼桐城
廂馬場河等隘以遏明渡江之師不克明兵遂渡江蠻子海牙復

截采石江閉姑熟歸路而明兵竟向集慶城破遂走投張士誠水
寨數歲死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居河西父沙刺藏卜官廬州遂
爲廬州人也闕父早喪授徒以養母與吳澄弟子張恆遊文學日
進元統元年成進士授同知泗州事俄召入應奉翰林文字轉中
書刑部主事以不阿權貴棄官歸尋以修遼金宋史復召入翰林
爲修撰拜監察御史極言黃河利害語在河渠志改中書禮部員
外郎至正七年出爲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會莫徭蠻吳天保反
詔右丞沙班帥師討之沙班堅不欲往無敢諫之者闕進曰右丞
當往右丞受天子命爲方岳不思執弓矢討賊乃欲自逸耶右丞
當往沙班曰郎中言是也然芻餉不足柰何闕曰芻餉不難致也
卽下令趨之三日皆集沙班行然沙班卒爲徭所乘死沙班不足

爲將也有頃闕復以集賢經歷召至則遷翰林待制復出僉浙東廉訪司事丁母憂歸盜起河南連陷郡縣十二年乃行中書於淮東改宣慰司爲都元帥府治淮西起闕副使僉淮西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當是時江西平章政事星吉方覆師鄱陽口安慶兵食俱乏闕至官十日而寇至圍其城江浙平章政事卜顏鐵木兒集江上潰卒聲言來援寇始退闕以爲空城不足恃也乃集有司諸將議屯田爲戰守計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扞而耕稼於中屬縣濤山八社土壤沃饒悉以爲屯明年春夏大飢人相食乃捐俸爲粥以食之安集失業者數萬又請於中書得鈔三萬錠以振民遷同知副元帥又明年秋大旱爲文祈濤山神三日雨歲以不飢盜方據石蕩湖出兵平之令民取湖魚而輸魚租十五年夏大雨江漲屯田禾半沒城下水涌有物吼聲如雷闕祀以少牢水輒縮

秋稼登得糧三萬斛闕度軍有餘力乃浚隍增障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爲柵城上起飛樓表裏完固俄遷都元帥然闕兵雖寡不妄資力於人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窺中國詔阿思蘭還軍苗軍有暴於境者卽收殺之莫敢犯其精嚴如此他苗軍所至則莫不俶擾也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保障論功拜江淮參知政事仍守安慶闕令通道於江右商旅四集趙普勝再犯皆敗走之懷甯縣達魯花赤百家奴戰死十七年趙普勝復同青軍兩道攻焉拒戰月餘亦敗走之秋拜淮南右丞初卜顏鐵木兒在池州聲相聞又數破賊江上蠻子海牙等師亦沿江東西擊賊已而諸將各之鎮卜顏鐵木兒死安慶獨以小孤山爲屏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焉而陳友諒兵直搗小孤山

伯顏與戰四晝夜既不勝遂奔還安慶友諒遂薄安慶下闕遣兵扼之於觀音橋俄饒州祝寇復攻西門皆力戰拒之賊稍退十八年闕簡死士以擊賊連敗之賊恚甚乃樹柵起飛樓趙普勝益生兵攻東門友諒攻西門祝寇攻南門闕以西門勢尤急身當之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揮戈愈力仍分麾下將三門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闕知不可爲卽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妻蔣氏妾耶卜耶律氏子德臣女安安甥福童皆赴井死時守臣韓建者字公懋遼西人以宗正郎中知安慶府頴六盜起所在守令多棄城走建治城隍計軍實示民必守與賊屢戰皆敗之賊乃悉眾焚其郛建方部署察吏如平日而令民出戰撲火且撤屋材爲柵以拒賊乃引去方余闕未至以爲城且陷矣旣至而城完皆曰韓公力也建助闕守安

慶城破亦一家被害建方臥疾罵賊不屈死之城巾民相率登樓自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元帥府都事帖木補化萬戶府經歷段桂芳千戶火失不花新李盧廷玉葛延齡邱沓許元炎奏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歹綸歹經歷楊恆知事余中懷甯尹陳巨濟凡十八人而宗可將義兵出守砦嘗橫槊入賊中殺傷甚眾及城陷宗可馳還盡殺其妻子自刎死號爲尤烈宗可斬人也闕號令嚴信與將士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卽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每強衣冠而出若出戰矢石如雨士以盾蔽之闕輒卻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卽注周易帥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或欲挽闕赴京師闕以力扞危城辭不往也平生留意經術能爲詩工篆隸嘗

讀書青陽山學者稱為青陽求其屍塘中具棺斂葬於西榮祿大夫淮南江北平章政門外江上

董搏霄字孟起磁州人也以御史郭貞讞獄華陰縣有李百餘事事覺獄已具有司以為憤搏霄言於貞即尸諸市除涇陽縣尹入厯戶部主事廉訪司事遷江西行省左右弊才譽著聞至正十一年除破潁州據朱皋東及安豐詔

霄至合肥大破賊於定林市橋以渡賊始覺然不能勝擄迎騎士搏霄則躍馬渡水揚安豐明年命攻濠州改命援杭州教化問計搏霄曰賊皆可以急破也若退保湖州使化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搏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至鹽橋搏霄麾壯士突前諸塞其門焚之皆死遂復杭城以去賊復自昱嶺關陷於潛霄即日臨安連破賊復於

至焚倚郭廬舍左右請擊之搏霄曰未也遣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爲怯必少懈懈則麾之又伏兵城外授以火礮復約曰旗動而發已而皆如約則縱兵盡出斬首數千級乃乘勝復安吉進兵克廣德賊陷徽州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眾異之搏霄曰此助我以勝也卽進兵而伏兵襲賊後霧開而伏發賊大亂斬首數萬級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徽州平十四年除水軍都萬戶遷樞密院判官從丞相脫脫征高郵分戍鹽城興化賊巢踞大縱德勝兩湖間凡十有二悉剿平之卽其地築芙蓉砦賊入輒迷故道盡殺之自是不敢復犯賊恃習水乃渡淮北據安東搏霄招善水戰者五百人與戰於大湖大敗之復安東十六年旣剿平北沙廟灣沙浦等砦遂進兵泗州戰不利賊乘勝東下斷糧道乃回軍屯北沙糧且盡死戰七晝夜賊敗走奪其船七十餘艘乃得渡淮

霄至合肥大破賊於定林屯朱家寺賊走據淝水南搏霄夜縛浮橋以渡賊始覺然不能勝搏霄乃麾騎士別渡淺灘襲賊後賊分迎騎士搏霄則躍馬渡水揚言曰賊敗矣諸軍皆渡遂大敗之復安豐明年命攻濠州改命援江南旣渡江至德清則徐壽輝已陷杭州教化問計搏霄曰賊皆野人利杭州子女玉帛豈暇爲備此可以急破也若退保湖州使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化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曰江浙相君失陷疆土可取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是敢慢令耶遂進兵賊迎戰至鹽橋搏霄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攻之凡七戰賊奔接待寺塞其門焚之皆死遂復杭城已而餘杭武康德清皆平搏霄受代以去賊復自昱嶺關陷於潛行省乃假搏霄參知政事復擊賊搏霄卽日至臨安連破賊復於潛塞昱嶺而賊復自千秋關以眾大

至焚倚郭廬舍左右請擊之搏霄曰未也遣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爲怯必少懈懈則麾之又伏兵城外授以火礮復約曰旗動而發已而皆如約則縱兵盡出斬首數千級乃乘勝復安吉進兵克廣德賊陷徽州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眾異之搏霄曰此助我以勝也卽進兵而伏兵襲賊後霧開而伏發賊大亂斬首數萬級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徽州平十四年除水軍都萬戶遷樞密院判官從丞相脫脫征高郵分戍鹽城興化賊巢踞大縱德勝兩湖間凡十有二悉剿平之卽其地築芙蓉砦賊入輒迷故道盡殺之自是不敢復犯賊恃習水乃渡淮北據安東搏霄招善水戰者五百人與戰於大湖大敗之復安東十六年旣剿平北沙廟灣沙浦等砦遂進兵泗州戰不利賊乘勝東下斷糧道乃回軍屯北沙糧且盡死戰七晝夜賊敗走奪其船七十餘艘乃得渡淮

保泗州適天暑雨湖水溢諸營皆避去而搏霄獨守孤城賊環數十重攻之搏霄坐城上遣騎士自西門突出賊後約曰旗麾而還騎士還而步卒自城中出夾擊之賊大敗然猶結砦阻其東行乃結陣而往翼以騎兵轉戰數十合軍始得至海甯遷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時淮安被圍日急搏霄建議於朝曰淮安爲南北襟喉一失則兩淮未易保也今當力救淮安而欲救淮安莫若於黃河上下瀕淮海地及南自沈陽北抵沂莒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就中爲小砦使斥堠烽燧相望遇賊則並力野戰無事則屯糧而食然進有援退有守此善戰者所以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海甯一境不通舟楫惟資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須權令軍人轉運轉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負米四斗用印識

囊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又江淮流徙之民壯者既爲軍老弱無依宜置軍民防禦司擇軍官材堪守牧者爲之而籍其民以屯故地於是練兵積穀且戰且耕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禦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十七年毛貴陷益都般陽等路命搏霄從知樞密院事不蘭奚討之而濟南又告急搏霄乃援濟南賊眾自南山來攻望之兩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眾悉來鬪騎兵少卻至澗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復大出大破之而般陽賊復來襲亦大敗走於是濟南始安詔就遷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仍賜之上尊金帶楮幣名馬有嫉其功者譖於總兵太尉紐的該令搏霄依前詔征益都

搏霄卽出濟南城於是搏霄師疲矣屬老且病請以其弟昂霄代領其眾朝廷授昂霄行樞密院判官未幾復命搏霄往守長蘆十八年以兵北行搏霄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也旣而濟南果陷搏霄方駐兵南皮魏家莊適奉詔拜河南右丞甫拜命毛貴兵已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請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當以死報國因拔劍督戰而賊突前摔而問曰汝爲誰搏霄曰董老爺也遂刺殺之無血惟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詔贈宣忠守正保節功臣榮祿大夫河南平章政事柱國魏國公諡忠定贈昂霄推誠孝節功臣嘉議大夫禮部尙書上輕車都尉隴西郡侯諡忠毅搏霄早以儒生起家輒爲能吏會天下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軍中號令嚴肅凡克復州郡無所殺掠四方之士歸之者禮遇勤至爲時名將云道童畏吾兒人也自號石巖性深沈寡言以世胄入官授直省舍

人歷官清顯久之調信州都總管移平江皆以善政稱至正元年
遷大都路達魯花赤出參知江浙政事召參知中書政事頃之又
拜江浙右丞進本省平章政事十一年詔仍以平章政事行省江
西是年賊起斬黃平章政事禿堅理不花將兵扞江州旣而土寇
蠶起道童倉卒無措用郎中普顏不花言以致仕左承章伯顏署
本省左承事專任調遣軍旅伯顏亦欣然爲起曰此正我報國之
秋也至則與普顏不花設備禦計甚悉明年湖廣陷禿堅理不花
自江州遁還普顏不花將兵往江州至石頭渡遇賊戰敗道童聞
之大恐卽懷省印遁走普顏不花還與伯顏定城守計後數日道
童始自南昌民家來歸遂議分門各守以備敵旣而賊來圍城城
中置各廂巷官晝夜堅守眾心翕然道童本不知兵然素恤民能
任人有功者必賞無功者或不加罪故多爲之用城被圍兩月道

童密召死士數千人塗面以青額抹黃布衣黃衣爲前鋒又選精
銳數千爲中軍而募助陣者殿後命萬戶章安音卜魯哈歹領之
夜半開門伏柵下黎明鉦鼓大震因奮擊賊賊驚以爲神敗走遂
乘勝擣其營復分兵掃其餘黨是役也伯顏普顏不花策爲多伯
顏尋以疾卒於軍天子以道童功詔加大司徒仍賜龍衣御酒然
朝廷重念江西其秋徙江浙右丞相亦憐真班爲江西左丞相復
以火你赤爲左丞同將兵以鎮之踰二歲亦憐真班薨道童屬火
你赤平富瑞分鎮其地適歲大旱公私匱乏道童乃移咨江浙行
省借米數十萬石鹽數十萬引約日而糶人皆米一斗鹽十斤各
入昏鈔貳貫民皆便之由是宴然不復思亂而賊亦不敢犯其境
十八年陳友諒復攻江西時火你赤已拜平章政事封營國公便
宜行事專任兵柄火你赤素與道童不相能爲人貪忍不得將士

心見城且陷竟夜遁去道童亦棄城退保撫州欲集諸縣義兵以圖克復而勢已不可爲因歎曰我元朝大臣城陷不守尙何面目復見人乎適賊追者至道童欲迎敵渡水未登岸眾乘之遂爲所害事聞諡曰忠烈

石抹宜孫字申之石抹也先五世孫也先有傳父繼祖字伯善襲職爲沿海上副萬戶初以沿海軍鎮台州皇慶元年移鎮婺處馭軍嚴肅平甯都寇有功復明達政事講究鹽策本深經術兼通名法縱橫天文地理數術方技釋老之說見稱薦紳閒宜孫性警敏嗜學於書務博覽而長於詩歌嘗借嫡弟厚孫廕襲父職守處州厚孫長卽退居天台至正十一年方國珍反海上江浙行省檄宜孫守溫州宜孫起任事其年閩寇犯處州復檄宜孫平之以功遷浙東宣慰副使分府於台頃之處州山寇並起宜孫復還討乃

築處州城爲禦敵計十七年行省丞相達識帖睦迺因承制授宜孫行樞密院判官分院治處又以江浙儒學副提舉劉基爲其院經歷蕭山尹蘇友龍爲照磨而宜孫又辟郡人胡深葉琛章溢參謀其軍事處爲郡山谷聯絡盜賊憑謀險阻輒竊發不易治宜孫用基等謀翦獮而誘陷之未幾皆殄盡無遺遷同僉行院事當是時天下已多故所在守將多各自相保於是浙東則宜孫在處州邁里古思在紹興爲稱首而陳麟爲慈谿尹禿堅同知紹興路事在餘姚皆練民爲兵十八年明兵逼婺州而宜孫母及厚孫實在婺宜孫泣曰義莫重於君親食祿而不事其事は無君也母在難而不赴は無親也卽遣胡深等將民兵數萬由武義松溪赴援親率精銳爲之殿宜孫以車爲列戰於梅花門敗績奔還時經略使李國鳳至浙東承制拜宜孫江浙參知政事十九年明兵抵處州

宜孫戰復敗乃以數十騎走福建境上欲圖恢復而所在人心已散宜孫歎曰處州者吾所守也今吾勢已窮無所於往不如還死爲處州鬼耳旣還至慶元縣爲亂兵所殺詔贈推誠宣力效節功臣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上柱國越國公諡忠愍邁里古思漢姓吳氏字善卿甯夏人至正進士爲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以斬楊完者所領苗軍鈔掠者數人知名江南行臺移治紹興邁里古思遷行臺鎮撫與石抹宜孫會兵摧破處州賊巢擢江東廉訪司經歷仍留紹興以兵衛臺治邁里古思善附循民愛之行省授行院判官分院治紹興而方國珍遣兵侵其屬縣邁里古思曰國珍旣降爲大官可復害吾民乎欲率兵往問罪先遣部將黃中取上虞中還將益兵而御史大夫拜住哥素與國珍通賄獨私憾之陽使人召邁里古思至私第與計事至則命左右以鐵椎搥殺之斷

其頭擲溷中民皆痛哭而私諡之曰越民考黃中聞變卽率其眾以復仇盡殺拜住哥家人及臺府官員掾史獨留拜住哥不殺旣遷行宣政院使御史珍童糾其陰害帥臣幾致激變於是詔削拜住哥官安置湖州而邁里古思冤始白拜住哥丞相搠思監兄也以其弟力得還京師旣而以搠思監罪連坐誅人皆快之是時慶元董旭字太初素與邁里古思善及被難旭作詩悼之辭極哀楚方國珍欲羅之不從復賦詩曰鬱鬱芒陽雲未辨蛟龍形熒熒祥星光未燭夾馬營君子慎其微草露不可行屢強之不屈遂遇害禿堅亦爲納麟子安安所給拘之寶林寺夜使人殺之陳麟在循吏傳

論曰李黼諸人竭力以扶殘局譬諸巨楹旣傾椽桷能不摧乎然傾之者亦泰然矣而黼等均爲僑之壓可悲也余嘗較當時將略

元書 卷八十二
則董搏霄爲優而搏霄不死扼之不已紐的該爲不能恤國矣石
抹宜孫明主稱其能任人者也而所建立如此故亡國之運亦效
死而已矣復何道哉

貴州劉子嘉

刊

東安席世璽

門人曾 煦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八十二

